



世纪文库

政治家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12. 232
17-4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政治家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洪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家/[古希腊]柏拉图著;
洪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Statesman
ISBN 7-208-06173-4

I. 政... II. ①柏... ②洪... III. ①柏拉图 (前
427~前 47) —文集 ②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B502.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2288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周 运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政治家

[古希腊]柏拉图 著
洪涛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8.75
插 页 4
字 数 68,000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173-4/D·1060
定 价 16.00 元

数字资源
PDG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政治家 /1

附录 /119

译名对照表 /121

苏格拉底

泰奥多洛

异邦人^[1]

小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真的非常感激你，泰奥多洛，你让我结识 257A
了泰阿泰德，还让我结识了这位异邦人。^[2]

泰奥多洛：呆会儿他们为你制作了政治家与哲学家之
后，苏格拉底，你还得感谢两回呢。

苏格拉底：行，行，亲爱的泰奥多洛。是不是可以说，
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顶厉害的算术家和几何学家的话？

泰奥多洛：怎么了，苏格拉底？

B

苏格拉底：因为你认为此三者有同等的价值，尽管他们
在声望上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实非你的比例术所能测度
的。

泰奥多洛：苏格拉底，凭我们的神阿蒙，你这话讲得
好，讲得正义，或许你责备我计算有误应当归功于你的记

性。^[3] 以后再找你算账。异邦人，满足我们的要求吧，别嫌烦，接下来，你可以选择，是先谈政治家（政治人），还是先谈哲学家，请选择，开始吧。

异邦人：当然，泰奥多洛，既然我们已经作了承诺，那就不能半途而废。不过，我该拿泰阿泰德怎么办？

泰奥多洛：对他，你有什么想法？

异邦人：我们是不是该让他休息一下，让他运动时的同伴苏格拉底^[4]来替他？你觉得呢？

泰奥多洛：就按你说的，让苏格拉底来替他吧。这两个年轻人若能有一会儿的休息，做任何事情都会更轻松一些。

D 苏格拉底：还有，异邦人，他们两个与我总有些亲缘关系。其中一位，正如你们都承认的，若依他长相的自然来看，^[5]另一位则与我同名，表明我们之间有一种家族关系；我们通常总是渴望通过言说来结识亲人。昨天，通过言说，我本人已经结交了泰阿泰德，听了他对问题的回答，但对苏格拉底却什么也没有，对他也得考查一番。不过，这次由你来向他提问，以后再由我来。

异邦人：就这样吧。苏格拉底，你听到苏格拉底的话了吗？

小苏格拉底^[6]：听到了。

异邦人：那末，你同意他讲的吗？

苏格拉底：当然同意。

异邦人：看来，在你那边没什么问题了，我这边大概 *B* 也没有什么问题吧。嗯，接下来，我觉得，在智者之后，我们两个人无疑应该去找一找政治家（政治人）。告诉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将政治家归入有知识者之列，你觉得呢？

苏格拉底：是这样的。

异邦人：然后，我们是否也应像考查智者时一样，将知识作区分？

苏格拉底：或许。

异邦人：不过，苏格拉底，我觉得区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苏格拉底：什么样的方式呢？

异邦人：不同的方式。

C

苏格拉底：可能是吧。

异邦人：选择哪条道路，哪条是政治之正道？我们必须找到它，只要我们将它与其他区分开来，就能给它打上一个独特的相（idea）的印记，在其他的歧路岔道上贴上一个与此不同的种的标志，这样，我们的灵魂便可以理解，一切知识是由两个种构成的。

苏格拉底：异邦人，我觉得这好像应该是你的事，而不关我的事。^[7]

异邦人：是的，不过，这也关系到你，苏格拉底，如 *D*

若它向我们显现的话。

苏格拉底：说得漂亮。

异邦人：那末，算术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技艺难道不是无关乎行动而仅与认知有关吗？

苏格拉底：确实如此。

异邦人：但是，木匠的技艺直至所有制造的技艺也有其知识，这种知识就好像与这种技艺的行动与生俱来，它与行动一起完成，知识贯穿于所有行动而不先于行动。

苏格拉底：是呀。

异邦人：那末，我们可以以这种方法对所有知识进行划分，一种称作实践的，一种称作认知的（gnostic）。^[8]

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整体之知识，包含了两个种。

异邦人：那末，我们可否将政治家、国王、奴隶主甚至家政之管理者归为一个类型，还是认为有多少名称，就有多少技艺？请随我沿这条道路而行。

苏格拉底：哪条道路？

259A 异邦人：跟我来。一个人，尽管本身只具有私人身份，却有能为公共医生提供咨询，^[9] 那末，他拥有的这种技艺不是也可以被冠以接受其咨询的那些人所拥有的技艺的同样名称吗？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这种情况呢？一个人尽管只具有私人

身份，其技能却足以使他向某一国家的国王提供咨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拥有统治者本人应该具备的那种知识？

苏格拉底：应该这样来看。

异邦人：那末，这就是真正国王的知识，就是王者之知？ B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那末，无论谁拥有这一知识，不管他是实际上的统治者，还是一介布衣，他的技艺不都应该被正确地看作是与王者之技艺完全一样的吗？

苏格拉底：毫无疑问。

异邦人：那末，接下来，有关家政之管理者与奴隶主，也没有什么不同吧？

苏格拉底：没有不同。

异邦人：这种情况呢？一个大家族，或相反，一个小城邦，从统治的角度来说，它们完全没什么两样，对吗？

苏格拉底：对，绝无两样。

异邦人：那末，很明显，在我们刚才所考查的事物中， C 存在着一门处理这些活动的知识。而这一门知识，无论称之为王者的、政治的还是家政的，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10]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还有，很明显，所有国王均以其灵魂之智慧

与力量^[11]来维持其统治，相比之下，他的肢体在此则无能为力。

苏格拉底：显然。

异邦人：你看，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大体而言，国王
D 娴于认知的技艺，而非体力的与实践的技艺？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政治（知识），政治家与王者之（知识）与王权，我们是否应将其统统归为同一类型？

苏格拉底：显然。

异邦人：接下去，我们是否应该对认知之（知识）作进一步的限定？

苏格拉底：无疑。

异邦人：注意。我们是否明白，在这一知识中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关节？^[12]

苏格拉底：这是哪一种呢？请告诉我。

E 异邦人：就是以下这种。无疑我们承认存在着一门被称作数术的技艺。^[13]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我以为这完全属于认知之技艺吧。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我们是否同意，数术不外乎对数与数之间的差异进行认知，从而分辨所认知之事物？

苏格拉底：为什么？

异邦人：因为建筑师也不亲自劳动，而是统治工人。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这恰恰是因为他所提供的是认知而不是体力劳动，不是吗？

苏格拉底：确实如此。

异邦人：可以正当地说，他从事的是有关认知之知识。 260A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好的。但我以为，一旦他作出了分辨，对他来说，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还不能撒手不管，而一个精通数术的人可以这样，但建筑师必须指派给每一工人以相应的适当工作，直到他们制造出派给他们的产品为止。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尽管这种类型的（技艺）与数术之类的技艺 B 均属认知，但这两类还是不同，其差异在于：一为分辨之技艺，一为指导之技艺，这不是事实吗？

苏格拉底：看来确实如此。

异邦人：所有认知活动，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指导的（epitactic），一为分辨的（critical）^[14]，这样，是否可以说，我们以和谐的方式对此作了划分？

苏格拉底：至少我认为可以这样说。

异邦人：凡共同做事，都会渴望彼此意见的一致。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目前一起来进行探讨的只我们俩，就可以把别人的意见撇在一边。

苏格拉底：当然。

C 异邦人：那就继续吧。在这对技艺中，我们把王权置于哪一边？是置于分辨技艺这一边，就好像从事该技艺的人是一个旁观者，还是鉴于从事该技艺的人是主人而将其置于指导技艺的那一边？

苏格拉底：当然是后者。

异邦人：接下来我们得看一看，指导之技艺是否可在某处再作划分。我的意见是，可以以下述方式来进行划分：正如零售技艺明显可区分于自销技艺，^[15] 王者这类技艺，
D 看来显然也可与传令官的技艺相区分。

苏格拉底：怎么办呢？

异邦人：无疑，零售商先从他人手中将产品买进，然后再将产品卖出。

苏格拉底：当然喽。

异邦人：传令官之类也是这样，他们从别人那里得到作为指导之思想，然后再独自用它们去命令他人。

苏格拉底：太对了。

异邦人：接着呢？我们能够将王者之（技艺）与阐释技艺、舵手技艺、预言家之技艺、传令官之技艺及其他诸

如此类的技艺（它们的确都是下命令的）混为一谈吗？或 E
者，正如刚才我们指出了表面上的某种类似，对应于这种
类似，^[16] 我们也赋予了一个名称（因为自我指导这类技艺
原先的确是没有名字的），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进行划分，
把国王这一类划入自我指导之（技艺），余下的就不去管它
了，至于余下的那一类如何命名，那就留给别人去做吧。
因为我们寻求的目标是统治者，而不是别的。 261A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我们已经依据命令是源于他人，还是来自自
身这一差异，对指导性技艺依一种美的比例关系作了分割，
那末，接下来是否有必要对该技艺再作分割——倘若其中
还包含着若干部分，而分割这些部分的刀具就在其自身之
内？

苏格拉底：无疑。

异邦人：看来显然如此。不过请你跟着我，一起来作
分割。

苏格拉底：从哪一处入手？

异邦人：统治者，凡我们所能想像的，都要进行指导
并发布命令，其目的在于使某些类型得以生成，不是吗？ B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凡生成之物，不难将其划分为两个部
分。

苏格拉底：从哪一处入手？

异邦人：其中，有些是无灵魂的，有些则被赋予了灵魂。

苏格拉底：是。

异邦人：好。倘若我们想要对认知这一类型中的指导性部分进行分割，那就从这里入手。

苏格拉底：依什么？

C 异邦人：这样来分，一个类型涉及无灵魂之生成之物，一个类型涉及被赋予灵魂之生成之物。依据这一方法，所有事物便已然划分为两个类型。

苏格拉底：完全如此。

异邦人：然后，让我们将其中的一个类型置于一边，对另一个类型重新作分割，把这一类型划分为两个部分。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要再作分割的是哪一个类型？

异邦人：当然是涉及对动物进行指导的那一个类型。
对无灵魂之事物的管理，诸如建筑师之工作，从来不是王者知识之特征，相反，王者知识之高贵与伟大，端在其拥有对动物及其相关事物之权力。
D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谈到动物之生成与养育，众所周知，有对单个动物的养育，也有对被精心培育之群体的共同照料。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而我们会发现，政治家至少不会成为个别动物的看护者，就像赶一头牛的牛倌或一匹马的马倌，而是更像那些成群牛马的饲养者。

苏格拉底：没错，你说的正是看上去的那样。

异邦人：那末，我们是否将那种对群体的共同养育，称为牧群养育或共同养育，从属于对动物的养育？ E

苏格拉底：在言说时无论取哪一个名称都行。

异邦人：说得漂亮，苏格拉底！倘若你警惕，不对名称太当真的话，那末，你步入晚年时，将会更富有智慧。但现在，必须按你所要求的去做。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已经看到了牧群养育与个体养育这两个部分，那末，在何处将牧群养育之技艺作一分割，便可以在它们的每一个一半 262A 中同样找到在这两个部分中都能够找到的分割的边界？

苏格拉底：我渴望一试。我的意见是，不同于对兽的养育，尚有对人的养育。

异邦人：这样的划分真是急不可待，勇气十足。不过没关系，若我们能够避免它，以后就不会再这样了。

苏格拉底：怎么回事？

异邦人：不能拿出一个部分，并使这一较小的部分与 B 其余众多的较大部分相对立，也不能不顾种就进行划分，而是要让划分出来的这一部分同时就是一个种。因为，尽管从一开始若能正确地将并非是我们所寻求的目的的东西

区分并排除，是一件最奇妙的事——就像你刚才所做的，你既对如何划分感到困惑，又看到我们的言说正朝着人类前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去推进它——但亲爱的，仅切下极其微薄的一片是危险的，从中间来进行分割则是安全的。在中间你更有可能遭遇到各种相。正是这造成了在探究中
C 的所有不同。

苏格拉底：异邦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异邦人：大概是因为对你的自然怀有亲切之感，苏格拉底，我一定会讲得更清楚一些，尽管在此刻，在当下，要讲清楚就难免挂一漏万。但为了讲得更清楚，我的言说必须努力向前再推进一点。

苏格拉底：你指的究竟是什么？刚才我们的划分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D 异邦人：请听下文。正如这里许多人在作分类时，将人类划分为两类——他们将希腊人这类从所有人中分离出来，就好像希腊人是一类，其余的是另一类，后者的数目有无限之多，彼此互不包含，难以协调，却被赋予了一个名称：“野蛮人”^[17]，他们并且期待后者因被赋予了同一个名称而成为一类。再举一例。有人把10000这个数从所有
E 其他数中分离出来，就好像通过这种分离，将数分为了两种，然后，他赋予10000这个数之外的所有其他数以一个名称，于是便声称，鉴于这样的命名，就足以证明这是一个

与10000相分离的另一个种。但是，将数划分为奇数与偶数，将人划分为男人与女人这两类，这种根据种来将一个东西划分为两个或多个部分，无疑是更为漂亮的划分方法；只有困惑于如何使每一次划分产生的每一个部分同时又是一个类时，才会把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等等划分出来，263A 使之与所有其他人相对立。

苏格拉底：再正确不过了。但是，异邦人，在事实上，如何能够获得对类与部分的更为明确的认识，认识到这两者并非相同，而是彼此不同？

异邦人：好家伙！苏格拉底，你迫使我回答的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尽管我们现在已经从我们提议的言说偏离得太远，你却要求我们离题更远。还是让我们言归本题吧，这样更合适、更适宜。今后若有闲暇，我们会像追踪者一样，来探索这些问题。不过，总而言之，请注意：B 你从我这里听到的意见是认为有一种明确固定的区分……

苏格拉底：什么呢？

异邦人：种与部分彼此不同。

苏格拉底：还有呢？

异邦人：某事物只要存在着种，那末，种必然也是该事物（pragma）的部分，但是，部分却并不必然是种。苏格拉底，这就是我的一贯主张，而不是前面的那一个。

苏格拉底：我会牢记。

C 异邦人：那末，请向我指出下一个问题。

苏格拉底：什么问题？

异邦人：当然是使我们步入歧途并把我們带到这里的那个出发点。当时你面对牧群养育从何处可以被分割时，匆忙回答说动物有两类：人与除人之外的所有畜牲，我怀疑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步入歧途。

苏格拉底：确实。

异邦人：你告诉我说，只要移除了一个部分，剩下的便是另一类，因为你可以用同一个名称称呼所有剩下的那

D 些动物：“畜牲”。

苏格拉底：是这样。

异邦人：但是，我的最勇敢的人，事实却是，或许存在着另一些智慧的动物，诸如鹤（之类）或其他，用与你同样的方法（用名称来划分），就会把鹤作为一类，以与所有其他动物相对，它自顾自地将自己看作是尊贵的，而把所有其他的，连同入一起，看作同一类型，而且很有可能
E 也把它们命名为“畜牲”。让我们尽量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吧。

苏格拉底：怎样才能防止呢？

异邦人：为了少犯这样的错误，不要从动物的类上来作区分。

苏格拉底：不能这样。

异邦人：对，因为就在那时在那个地方在进一步划分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苏格拉底：确切地说，到了什么地方？

异邦人：认知的指异性部分，然后无疑是其中的动物养育之类，再是其中的牧群动物。不是吗？

苏格拉底：是啊。

异邦人：好，那末，接着，我们可以依据驯养还是野生 264A 这一差异，对整个动物进行划分，因为那些其自然适于驯养的动物，可被称为驯化的；那些不愿意被驯养的，可被称为野生的。

苏格拉底：漂亮。

异邦人：好。为我们所追逐的知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与被驯化的动物有关，而且必须在被精心培育的牧群中寻找。

苏格拉底：是。

异邦人：因此，我们不能像当时那样去划分——眼睛死死盯着所有动物，也不能太匆忙，这样，我们就不会因太快而错失了最重要的政治（知识），现在我们对那句谚语有了切身体会。

B

苏格拉底：哪一句？

异邦人：欲速则不达，性急就无法作出好的划分。

苏格拉底：是的，异邦人，尽管我们前面的做法也很美。

异邦人：无论如何得这样。让我们且把这一问题放在一边，重新开始对共同养育之技艺进行分类，因为言说本身，若能进行下去直至完成，则向你所呈现的，或许甚至会比你所渴望的更美。请告诉我……

苏格拉底：什么呢？

C 异邦人：请听下文。你是否听说过驯养鱼这回事？我知道，你本人从未有机会见到过驯养在尼罗河或波斯大王的湖泊中的鱼，尽管你可能在池塘中看到过。

苏格拉底：是的。后者我曾亲眼目睹，前者则听许多人说起过。

异邦人：此外，还有在池塘中喂养鹅与鹤。即使你不曾在帖撒利平原上徘徊，至少也听说过这些事，而且这是真的。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你瞧，我之所以问这些问题，是因为在牧群
D 养育的动物中，一个类型是与水有关的，还有一种类型是在旱地行走的。

苏格拉底：确实有这两个类型。

异邦人：沿着这一道路，共同养育之知识必然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又各可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名为“水中养育”，另一个名为“旱地养育”。你是否同意我的意见？

苏格拉底：同意。

异邦人：倘若这样划分的话，那末，我们就不必再努力寻找王者之技艺该是属于这两种技艺中的哪一种了，无论对谁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不管谁都会将旱地养育从牧群养育中划分出来。

苏格拉底：还有呢？

异邦人：区分有羽毛的与足行的。

苏格拉底：再对不过了。

异邦人：怎么办呢？政治那一类型难道不该在足行的当中去寻找吗？难道你不认为甚至最笨的人都会这样来看吗？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足行动物之放牧^[18]（技艺），有如一个偶数，必定可以一分为二。

苏格拉底：这很明显。

异邦人：正是在这儿，可以径直通向我们动身时所要 265A
抵达的那一部分，我们的言说似乎看到了两条向前延伸的道路。一条是捷径：通过将自身划分为一个小的部分与一个大的部分；另一条就像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必须尽可能从中间进行分割，但这条道路更为漫长。我们可以选择想走哪条道路。

苏格拉底：但为什么要选择呢？不能两条道路都走吗？

异邦人：好啊，至少可以一起选择——你让我感到惊异！显然，我们可以依次选择两条道路。

B 苏格拉底：行，如果那样可以，就依次选择每一条道路吧。

异邦人：这不难，既然余下的路已经不多了。倘若在一开始，或者还在我们旅程的中途，你就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会有困难，但现在，既然我们就这样决定了，那末，让我们先走那条较漫长的道路吧，因为我们现在精力更旺盛，更易跋涉。好，看如何来划分。

苏格拉底：说吧。

异邦人：牧养的驯化足行动物，自然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

苏格拉底：通过什么？

异邦人：有些在生成中会长角，有些则不会。

C 苏格拉底：看起来是这样。

异邦人：通过这一言说，足行动物的放牧（技艺），亦可划分为两个部分，若你想要为之命名，那末，你就会卷入不应有的错综复杂之中。

苏格拉底：那末我该如何言说呢？

异邦人：请听下文。足行动物的放牧知识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可以规定其中一个部分涵盖所有长角牧群动物

的放牧，另一个则涵盖所有不长角牧群动物的放牧。

苏格拉底：就以这一方式来言说吧，不管怎样，这样 D
说足够清楚了。

异邦人：显然，国王放牧的是无角牧群这一类型。

苏格拉底：当然，这很明显。

异邦人：让我们继续分割牧群，努力给国王属于他的
部分。

苏格拉底：无疑。

异邦人：你是想以是否为偶蹄动物来区分呢，还是以
是否为杂交动物来区分？你明白……

苏格拉底：什么？

异邦人：马和驴杂交可以产生另一种动物，^[19] 这是它 E
们的自然特性……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剩下的驯化的无角牧群不能杂交。

苏格拉底：当然不能。

异邦人：那末，你说，政治家所照料的，是能杂交的
那一类，还是不能杂交的那一类？

苏格拉底：显然，他所照料的是就其自然而言不能杂
交的那一类。

异邦人：我们必须把这一类再一分为二，就像我们前
面所做的。

苏格拉底：一定如此。

266A 异邦人：现在，除了两类之外，所有驯化的牧群差不多从整体上都已被分割为各个部分，狗这一类是不应该被算入被精心培育的牧群之列的。

苏格拉底：对，确实不能算。但我们如何来划分这两类呢？

异邦人：划分的方法对泰阿泰德与你都十分合适，因为你们俩都潜心于几何学。

苏格拉底：什么方法？

异邦人：当然是用直径，再用直径的直径。^[20]

苏格拉底：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B 异邦人：这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人的行走不恰如直径，其长度之平方为两足之长度的平方和，不是吗？

苏格拉底：没有两样。

异邦人：剩下那类的直径，还是用幂来表示的话，直径之平方自然为两足之平方和的两倍。

苏格拉底：当然。我差不多可以理解你想要阐明的意思了。

C 异邦人：苏格拉底，除此之外，我们是否从划分所产生的结果中瞥见一些其他东西，这些东西或许会带给我们令人恼火的嘲笑，使我们的美誉受损？

苏格拉底：什么东西？

异邦人：我们人类与最高贵、最随和的一类维系在一起，同命运，且并驾齐驱。

苏格拉底：看到了，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局。

异邦人：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跑得最慢的东西摇摇摆摆地最后到达？^[21]

苏格拉底：是的，绝对是事实。

异邦人：更可笑的是，国王被发现跟着他的牧群亦步亦趋，在这条共同的道路上与人一起蹒跚而行，后者，正是他的牧群，^[22] 为舒适的生活作着最好的操练，^[23] 你体会到这一点了吗？

苏格拉底：完全如此。

异邦人：你瞧，苏格拉底，与我们探讨智者时相比，^[24] 现在可以阐述得更清楚。

苏格拉底：是什么呢？

异邦人：有关言说所追求者，不再只关注是否更有威势，也不再是将荣誉赋予重大的，而不赋予微末的，它只是一味依自己的方式追随真实者。

苏格拉底：看起来是。

异邦人：那末，我自己是否可以未等你先行并就有关捷径提出问题，就先替你探讨下一个问题，这条捷径会导向有关国王之界标（定义）？

苏格拉底：正是。

异邦人：那末，我认为，我们一开始对足行动物进行分类时，可以径行将其划分为二足的与四足的两类——我们看到，人还是与有翼动物混在一起——于是我们再将二足的牧群依据无翼与有翼作划分，这样，牧人之技艺（human-grazing art）立时一清二楚了，这便是政治家与国王所推进的技艺。政治家与国王之于牧群，有如一位御者，城邦之缰绳将交在他的手中，因为这属于他，牧人知识属于他。

267A 苏格拉底：漂亮极了，你偿清了欠我的言债，岔道歧途就像是利息，你已全部偿清了。^[25]

异邦人：来吧，让我们返回起点，将有关政治家之技艺这一名词之言说从头至尾完整地缝合起来。

苏格拉底：当然好。

异邦人：首先，我们认为，在认知知识中存在着一个指导性的部分，而其中的某一部分，通过类比之方法，可
B 被称作自我指导。然后，从自我指导（之技艺）中分出动物养育之技艺，这决非这一类中的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在动物养育之技艺中再划分出牧群养育这一种，在牧群养育中区分出足行动物之放牧（这一种），从足行动物之放牧中特别划分出自然无角动物之养育技艺。若想以一个名字来
C 一言以蔽之，那末，必定要将至少三条线编织在一起，并名之为对非杂交产生的动物的放牧的知识。在作出这样的

划分之后，还有最后一步——被归入对两足牧群之人的放牧部分——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可称作君王的与政治的，它们实为同一。^[26]

苏格拉底：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异邦人：苏格拉底，我们是否像你刚才所说，真正地、确实地以正确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吗？

苏格拉底：你指的是什么？

异邦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地讨论了所提出的问题？*D* 或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大体上尚有缺陷——尽管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已经制作了言说，但它尚未臻于完美？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什么？

异邦人：我会努力把我现在的想法讲得更清楚些。

苏格拉底：请讲吧。

异邦人：在刚才我们所揭示的有关牧群的诸技艺中，政治技艺仅为其中之一，是对某一特殊的牧群的某一特殊的照料，不是吗？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我们言说的结论是，该技艺并非是对马或其他兽类的看护，而是一种有关人的共同养育的知识。

苏格拉底：是这样。

异邦人：那末，让我们看一看在牧者与国王之间的差 *E* 异。

苏格拉底：有什么不同呢？

异邦人：是否会有人，凭藉着另一种不同的技艺，与其他牧者一起，要求且装作是牧群的共同看护者？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异邦人：譬如，商人、农夫、食品加工制造者，此外，还有教练员、医生之类，所有这些人会联合起来，共同对
268A 抗我们称之为政治家的人之牧者；在他们的言说中，坚持是他们关照着人的养育，他们不仅关照作为群的人的养育，而且关照统治者自身的养育，这你能明白吗？

苏格拉底：他们说得不吗？

异邦人：可能吧。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得继续考虑，不过，对如下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会与一个牧牛人去争辩，牧牛人本人就是牧群的看着者，他本人就是牧群的医生，牧牛人自己就好比是牧群的媒婆，当老牛待产、小牛出生时，惟有他具备助产的知识。而且，
B 就其自然而言，牧牛人所精心培育之牧群要享受儿戏^[27]与诗乐，还有谁比牧牛人更有权威呢，他能安抚它们，更能施展一种魔法让它们听话，不管是用乐器还是只通过人声，他都能为他的牧群奏出最美的乐章。^[28]一般说来，其他的牧者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不是吗？

苏格拉底：说得再正确不过了。

异邦人：不管如何，我们认为国王是惟一的牧者与人

这一牧群的看护人，而且要把他从成千上百的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那末，我们目前关于国王的言说是否看来已经正确且无懈可击了，你觉得呢？

C

苏格拉底：绝没有。

异邦人：那末，这是不正确的吗，就在刚才，我们对此还有些担心，我们以为，我们实际上只是言说了一些个君王的轮廓，但是，还没有精确地制造出政治家，除非我们去掉那些围绕在他身边、向他要求与他共同放牧的人，一旦我们把他从那些人中区分出来，不就可以看到他的纯粹的、独一无二的形象了吗？

苏格拉底：当然，你说得再对不过了。

D

异邦人：苏格拉底，那我们就这样干吧，否则我们的言说将会以丢脸而告终。

苏格拉底：绝不能发生这样的事。

异邦人：那就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进程吧，从另一条道，一个迥然不同的开端出发。

苏格拉底：那是什么呢？

异邦人：这条道，兼具近乎儿戏的东西，因为我们会运用一个重大神话中的主要内容，然后，就像前面那样，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不断地排除，最后抵达我们所求索的顶峰。应该这样做吗？

E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应该。

异邦人：好。那末，请像孩子那样，注意听我讲神话。
毕竟你离开儿戏的年龄还不久。

苏格拉底：说吧。

异邦人：好。有一些古代的故事，彼此各不相同，其中所讲的事情已经发生过，而且将会再度发生，在一个关于阿特柔斯与堤厄斯忒斯冲突的故事中讲到过一个不祥之兆。^[29]你一定听说过这个故事，还记得其中所说的那个时代的事情吧。^[30]

苏格拉底：你指的大概就是金羊的征兆吧。

269A 异邦人：不，完全不是，我指的是有关太阳及其他恒星的落与升的变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时，太阳从现在升起的地方落下，从现在落下的地方升起，神为了给阿特柔斯见证，改变了太阳的运行安排，使之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31]

苏格拉底：确实是这样讲的。

异邦人：我们还听到许多有关克洛诺斯王国的传说。^[32]

B 苏格拉底：在许多地方听到过。

异邦人：那末，这样的传说呢？关于此前人从大地诞生，而不是通过人的生育？^[33]

苏格拉底：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

异邦人：很好，所有这些故事都源于同一影响（pathos）（除这些之外，还有成千上百个故事，它们更令人感到惊

异)，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其中的一些业已佚失，~~另一些~~一些也已散落四方，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没有人讲到过这一影响，它是所有这些事件的成因，这一影响终究是要讲一讲的，因为这于国王之呈现是极为合适的。

苏格拉底：你要以最美的方式，不要遗漏任何细节，请说吧。

异邦人：听着。神在某些时代亲自参与引导着万物，使之旋转，而在另一些时代，当这种旋转已经达到适合于万物之时间尺度时，神便撒手不管，万物自发地朝相反的方向旋转，因为万物也是一个动物，它从那最初便使之合为一体的神那里获得了作为其命运的智慧。反向旋转是符合必然性的，是它与生俱来的，理由如下。

苏格拉底：基于怎样的理由？

异邦人：万物中惟有最神圣之事物永恒不变，处于相同的状态，置身于不变的关联之中，而肉体自然则不在此列。至于那些我们称之为天与宇宙的事物，尽管从它的创造者那里分有了众多神圣之物，但它还是分有了肉体。这就是它不能在所有时间中都保持不变的原因。然而，它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做单一运动。因此，它的命运便是反向革命（reverse revolution）^[34]，这是一种最少背离其自身运动的可能的的方式。但是，除那一切运动事物之主宰者而外，始终能以自身之力，围绕自身

反转 (twist), 乃近乎不可能之事, 而神也不会允许 (任何事物) 在一个时期中以不同的方式运动, 也不会允许以相反的方式运动。基于这些原因, 可以认为, 宇宙不会永远自行围绕自身而反转, 其次, 就总体而言, 不会是一个神使之向两个对立的革命方向反转, 再次, 也不会是某两个意见相左的神, ^[35] 使宇宙永远围绕自身而反转。^[36] 相反, 我刚才所说的, 亦是这里剩下的惟一可能, 即有时候, 一个与宇宙迥然不同的神圣动因介入了对于宇宙之引导, 使之重获生命, 它从造物主 (demiurge) 处获得一种人造之不朽, 而一旦它被弃置不顾, 听任自己自行旋转, 便马上不再是这种样子, 以至于反向旋转了无数圈。这恰恰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 尽管它是规模最大的事物, 却依然保持最为稳定的均衡, 并且, 它的旋转是建立在一个最为微小的基点之上的。^[37]

B 苏格拉底: 至少看上去你所考查的一切是以可靠的方式说出来的。

异邦人: 那末, 以我们目前所说的为基础, 让我们体会并理解我们曾经说起的作为所有令人惊异的事物之原因的那一影响。那其实就是这个。

苏格拉底: 是什么?

异邦人: 使万物运动时而以现在的方向旋转, 时而以相反的方向。

苏格拉底：具体是怎样的呢？

异邦人：在天上所发生的所有革命中间，可以相信，这一次变化是最大的、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苏格拉底：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异邦人：好，那末，我们必定还可以认为，对栖居于 C 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也会有最为重大的变化发生。

苏格拉底：看来很可能。

异邦人：我们知道，动物就其自然而言，会陷于一个艰难的岁月，忍受在所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集中降临，不是吗？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因此，结果必然是最大程度的毁灭，不仅是 D 其他动物，而且，尤其是人类，幸存下来的只是极小部分。幸存者的境况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令人吃惊的相应变化，但有一个变化是最为剧烈的，这是万物在那个时刻被释放的结果，那时，万物运转的方向与现在的方向相反。

苏格拉底：什么样的变化？

异邦人：首先，每一个动物及所有动物的年龄都停滞 E 了，一切有死者在外观上不再变老，而是发生了改变，所有的类以相反方向变化，好像变得更年轻、更稚嫩。老人白发变黑了，长满胡须的脸颊变光洁了，变得有如年轻时那样的红润，年轻人的身体一天一天变得纤弱、瘦小，日

益回归于新生儿之自然，无论其灵魂，还是肉体，都愈来愈像一个新生儿。而且从新生儿，又进一步萎缩，直至彻底、完全消失。那时，暴死者的尸身也感受了同样的影响，
271A 在一些日子之后迅速萎缩并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格拉底：但是，异邦人，动物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以何种方式产生下一代？

异邦人：苏格拉底，很明显，在那时，产生下一代并非他们的自然。有记载说，曾经存在着从大地中诞生的那一类，就是指在那个时代的这些人，他们一再地从大地中返回。这是我们的第一代祖先的回忆，他们生活的时代
B 紧挨着前一个革命时代的末尾，他们诞生于这一个革命时代的开端，因为他们是这些言说的传达者，现在许多人不相信这些言说，这是不对的。我以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必须予以阐明。一方面，老人变得具有了孩子的自然；另一方面，那些掩埋于大地中的死者，再次合在了一起，爬起来，又活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都随着向出生方向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随着旋转运动的反向而发生的。
C 恰与这一言说相一致，在一种日益增长的必然性中，这些大地中诞生的人，所有这些被神赋予了这惟一命运的人，便因此而得名，有关他们的故事亦由此而来。

苏格拉底：是的，这无疑遵循着前面的那段话。但是，关于这一点，即你所说的在克洛诺斯统治时期的生活——

究竟是在前一个革命时代，还是在后一个革命时代呢？因为非常明显，星辰与太阳的变化与这两个革命时代中所发生的事情应当是一致的。

异邦人：你漂亮地跟上了言说。但是，你的问题，即 *D* 自发产生的加诸人的一切，不属于目前既有的革命，而是属于先前的那一种革命。在那个时代，照料万物的神首先统治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旋转自身，并且，在每个地区亦存在着同样类型的统治，宇宙的所有部分均被分配给统治它们的诸神。尤其是，诸守护神（*daimones*）就像神圣的牧者，依类与牧群对动物进行分类，这些守护神正好满足每一个群体的需要，这些群体由其亲自放牧，于是，在牧群 *E* 中间，不再有野蛮，也不再有彼此间的弱肉强食，既无战争，亦无内讧。简言之，要说出在这种安顿之下所产生的所有不同，那是难以尽述的。但无论如何，这个故事说人的生计（生活）系出于自发，乃基于如下理由。神对人亲自掌管并放牧，就好比现在的人类，作为另一种更神圣的动物，放牧着低于他们的其他类的动物。但是，神牧的时代，没有政体，也没有对妇女与孩子的占有，因为所有人 *272A* 都一次一次地由大地而获得生命，他们没有对过去的回忆，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存在。树上、林子里有食之不尽、种类繁多的水果，它们不是来自于农耕，而是从大地中自发生长。他们大部分时候被放牧于野外，居无衣，睡无床，

因为他们的特征就是四季不分，故不会有痛苦，大地生长的丰茂草原便是他们柔软的被褥。苏格拉底，你已经听了
B 克洛诺斯时代的生活，而当前的生活，亦即讲述着这个故事的宙斯时代的生活，你凭你目前所知——是否愿意且能否判断，在这两种生活中，哪一种更为幸福？

苏格拉底：不能。

异邦人：那末，要不要我来为你作判断呢？

苏格拉底：当然。

C 异邦人：好。受到克洛诺斯精心培育的人因此而获得大量的闲暇，且有能力通过言说，不仅与人相交往，而且与兽相交往，他们运用所有这些有利条件，在他们与兽的交往中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往中研究哲学，^[38] 并通过对每一物之自然的探究来学习，以了解每一类型自身所特有且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能力，从而集聚并增长智慧。若是这样，那末，很容易就可以下判断说，就幸福而论，那时候的人比现在要胜过一千倍。但是，倘若他们整天只满足于口腹
D 之欲，彼此之间及与兽所谈论的，也不过是现在我们所讲的有关他们的那一类故事，那末，这也是很容易下判断的——至少根据我的意见，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无论情况怎样，我们还是将这一点略过不谈吧，除非一些消息灵通的人能够揭示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知识之欲望及使用言说的两种方式，并晓谕我们。但是，我们重忆这一神话的

意图，则必得说一说，以为我们继续研讨摆在我们面前的下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完成之后，还发生了一个变化，尤其是，由大地诞生的这一类整个地耗竭之后，此时，每一灵魂感受了若干次的回归，完成了它所有的出生（*geneseis*）次数（一旦灵魂落入大地，就会按照对每个灵魂的规定次数来萌芽），就在此刻，万物之舵手，好像是放开了对舵的操控，悄然离去，隐入他自己的观望台，于是一种命定的、天生的欲望再一次使宇宙倒转。然后，与最伟大的守护神（*daimôn*）共同统治的地方诸神，觉察所发生之事，也放开了他们各自所照料的宇宙的那一部分。宇宙反向旋转，陷入持续震动之中，一股冲力推动着它，头尾颠倒了，^[39] 其自身之中产生的层出不穷的震撼，再一次导致所有动物种类的又一次毁灭。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宇宙的骚动与动荡终告结束，震撼之后，风和日丽，在新秩序下，宇宙步入其惯常的轨道，它自己照料着在它自身中的各种事物以及自身，它是所有这些的权威，它尽其所能地牢记造物主与父亲的教诲。起初，它记得精确而完美，但其记忆最终不免有些迟钝了。原因在于，宇宙混杂着物质的形式——这是它在以前所形成之自然所与生俱来的特性——因为在它形成目前所是的秩序（宇宙）之前，它曾经带着大量的无序。因为从它的设计者那里，它拥有一切美的事物，而从它的先前状态中，天上的一切

皆是无情的、不义的——这些在它自身之内的东西，源于那一状态，并渐渐进入动物之中。在舵手的引导下，宇宙滋养了在它自身之内的动物，产生大量的善举而罕有无益之事。但一旦离开了舵手，在刚被放开的时刻，宇宙尚能以最美的方式引导一切。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在其自身中滋长，古老的不和谐的影响占据了支配地位。在这一

D 时代的末了，这种不和谐迸发并达到极致，善举变得罕见而所混杂的相反的东西却日增月长，它陷入了被毁灭的危险之中：既是其自身的毁灭，亦是在其内部的所有事物的毁灭。于是，正是在这一刻，将其塑造为宇宙的神，垂顾正陷于混乱之中的宇宙，担心其在暴风骤雨的肆虐与摇晃之下瓦解，在无边无垠的、差异性之大海中倾覆，这样，

E 神又回到舵手之位，扭转了前一阶段宇宙的自我旋转中所罹患并产生的种种病态事物，使之成为宇宙，使之得到校正，经过整顿，恶疾得以祛除，宇宙重归不朽。好了，所有当讲的都已讲完，我们只需再谈一下早先曾作出的一个评论，对于使国王现身，就已足够了。当宇宙再度反转，这一旋转方式导致了当下类型的生成形态，此时，岁月再度停滞，又回到了一种新的与前一时代相反的状态。那些逐渐变得微小迹近消失的动物，又长大了，那些从大地中诞生的新生儿则日渐老去、垂死并重归大地。其他的所有一切亦发生了变化，它们仿效着这些变化，万物都受了这

274A

一影响，尤其是，怀胎、出生、养育都必然地随之而摹仿着这一变化。因为动物不再可能通过其他力量的设计而在大地中成长，而是，正如宇宙曾奉命为自身运动之独立主宰一样，宇宙的每一个部分本身也恰以同样的方式奉命通过类似的行为各自独立地成长、出生、看护。好，就在这 B 里，我们终于抵达了我们整个言说在一开始就已设定的目的地。因为关于其他兽类，关于它们各自的变化及其原因，我们已经谈了太多，花了太多的时间，而关于人类，则谈得太少，但却更适合来谈。由于人类丧失了拥有并放牧他们的守护神（daimôn）的照料，许多兽转而变得野蛮（它们就自然而言，都是无情的），由于自发的养育已不再有，而在那最初的年代，人不曾有任何的发明，也没有技艺，于 C 是人自身变得虚弱、无力自卫，被野兽生吞活剥。人还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寻得供给，因为此前没有迫使他们这样去做的必要性。于是人类陷入无能为力的巨大的困顿之中。这就是流传已久的传说中的天赋才能的根源：诸神将这些天赋才能赐予我们，连同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教诲（instruction）与教化（education）——普罗米修斯的火、赫菲斯托斯与其技艺伙伴（coartisan）〔雅典娜〕的技艺，还有从其他不同的神祇那里得到的种子与植物，^[40] 从这些当中产生了安顿人类生活的一切。在完全由神来照料（如前所述）为特征的时代，对人而言已经耗竭之后，人只能自己 D

来安排生活方式，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一样，自我照料，共同摹仿并且追随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宇宙：以这种方式，或者以那种方式。好了，神话讲完了，不过我们应该
E 使神话有助于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前面的言说中我们在使君王与政治家现身时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苏格拉底：你这样说何意？我们所犯错误究竟有多大？

异邦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错误还不严重。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它要比前一个严重得多、广泛得多。

苏格拉底：怎么讲？

异邦人：在这一意义上：当问及在当前的革命与生成的状态下，何谓国王和政治家，而我们谈论的却是在相反的旋转周期下从前的人这一牧群的牧者，更确切地说，我们
275A 谈论的是神，而不是有死者，我们大大地偏离了路线。但是，在另一意义上，我们使其现身为整个城邦的统治者，不过我们没有讲清楚他的统治方式，我们的讲话尽管为真，但没有说全，没有说明白，因而我们犯了错误，这个错误比前面的那个程度轻。

苏格拉底：真的。

异邦人：倘若我们明确了政治家对城邦的统治方式，那末，关于政治家，我们才可认为是讲完整了。

苏格拉底：说得漂亮。

异邦人：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把这个神话置于政治家 B 一边——目的是要指出，对于“牧群—养育”，不仅所有人现在都在与我们所寻求的那个人争权，而且我们也可更鲜明地看到他，因为依据牧羊人与牧牛人的范例，惟有他才适合于对人的养育进行照料，惟有他才配得上这样的称号。

苏格拉底：对啊。

异邦人：是的，苏格拉底，我以为神圣牧者之形象依然过于伟大，与国王并不一致，这里的政治家更像是被统 C 治者而不是神圣之牧者，无论就其自然而言，还是从他们所受的教养来看，与被统治者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苏格拉底：毫无疑问。

异邦人：而且，不管就其自然而言他们以何种方式，他们必须被找到，依他们自身，不多不少。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一点上来。我们曾说，政治家之技艺是一种关乎动物的自我指导之技艺，而且，无论如何，它不是一种个体性的照料，而是一种共同 D 的照料，于是，我们径自称之为牧群—养育。你还记得吗？

苏格拉底：记得。

异邦人：好，大约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犯了错误。在这里根本就无法把握住政治家，也无法为其命名，由于我们的这种命名的方法，他不知不觉地溜走了，逃脱了。

苏格拉底：怎么办呢？

E 异邦人：所有其他的牧者的确各自养育着他们的牧群，尽管政治家并非如此，我们却将牧者这一名称赋予了他们，而我们其实应该给予他们某个名字，这个名称对所有类型乃是共同的。

苏格拉底：你所说若是真的，就需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名称。

异邦人：当然存在。倘若不必明确断定养育还是任何其他不同的工作，至少的确存在着照管这一对所有类型都共同存在的事实，不是吗？但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某种“牧群—饲养”或“牧群—照管”，甚至称之为一种“牧群—照料”之技艺，鉴于该名称可适用于所有类型，就可能将政治家及其他类型均涵盖其中，因为言说显示了我们应该这样来做。

276A 苏格拉底：对。但接下来，以何种方式才能产生进一步的划分呢？

异邦人：沿着我们先前划分“牧群—养育”之技艺的同样路线——根据足行的、无翼的，或者根据非杂交的、无角的来进行划分，^[41]确实，倘若通过同样这些区分来对它们进行划分的话，我们在言说中就可以将目前的王权与克洛诺斯时代的王权都涵盖其中。

苏格拉底：看起来是这样。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下一步。

异邦人：显然，一旦“牧群—饲养”这一名称以此种 B
方式来表述，那末，谁也不会来向我们争辩说，政治家的
技艺根本就不是一种照料，正如可以正当地争辩说，在我
们中间没有一种技艺配得上“养育”这一称呼，但是，倘
若真的有“养育”这一技艺的话，那末，有许多类型比政
治家技艺更有优先的权利要求得到这一名称，因为他们比
任何国王都更适合于这一名称。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好，但是至少没有一种（技艺）会比王者之
（技艺）更想要主张，它是对整个的人之共同体的照料，与
王者之（技艺）相比，它更是一种统治技艺，适用于所有 C
的人。

苏格拉底：你说得对。

异邦人：好，随后，苏格拉底，我们是否认识到，正
是在这最后一点上，我们再次铸成大错？

苏格拉底：什么错误？

异邦人：请听我讲：即便我们能理解存在着某种有关
人这一牧群的养育技艺，我们也不应径直称之为王者与政
治家之技艺，就好像这样做已经十全十美了。

苏格拉底：为什么？

异邦人：首先，我们所说的名称必须被重新考虑，应 D
该用照料，而不是养育；其次，它应该被再划分，因为它

不应包含更小的部分。

苏格拉底：什么部分？

异邦人：无疑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神圣的牧者与人这种照管者。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那末，有必要将我们所指的照料的技艺一分为二。

苏格拉底：通过什么？

异邦人：通过区分强制还是自愿。

苏格拉底：为什么？

E 异邦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先前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其实不应该如此天真，那时我们将国王与僭主视为同一类型，而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统治方式也完全不同。

苏格拉底：确实。

异邦人：好，不过现在我们应回头来纠正这一错误，正如我所说的，将人这种照管（技艺）一分为二：一为强制，一为自愿，是吗？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并且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将对屈服于强力的人的照料，称作僭主之（技艺）；将对自愿的两足动物的自愿的“牧群—饲养”，称作政治家之（技艺），并且断言，

凡具备此种技艺并行此照料之人，就其自身而言，乃是国王与政治家，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苏格拉底：是的，异邦人，在我们看来，通过这一方式，对政治家之观照大概是无所缺憾了。 277A

异邦人：苏格拉底，这于我们当然会是一件美事。不过，这不应仅仅是你的意见，而且我也应该与你共享这一看法，但现在，至少我的意见是，对我们显现出来的国王之形象还不够完美，相反，正如有的时候雕塑家们时候未到就匆匆忙忙地急于塑造出一个太多、太大的事物而延缓了他们的工作，我们现在也是这样，首先，为了用一种高贵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快地）弄清楚在我们先前的说明中的错误，相信替国王构建伟大的范例乃是恰当的，我们举了大量令人惊异的神话，并且不得不过多地利用了其中部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的观照过于冗长，而且终究无法为神话带来一个完整的结局，相反，我们的言说是简单的（非技艺的），就像一幅有关动物的（绘画），虽然看起来外部轮廓已完整，但尚未获得布色后所具有的那种生动。通过说话以及言说的方式来阐明各种动物——对有能力理解这些言说的人来说——比绘画及任何一种手工艺来得恰当，不过，对于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通过手工艺品会更合适。 B C

苏格拉底：你所说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请你说明在

哪一点上我们还没有充分讨论。

D 异邦人：你真是异乎寻常！要彻底阐明任何重大的事物，不用范例是很难的，因为很可能我们每个人就好像是在梦中知道了一切，在清醒时又一无所知了。

苏格拉底：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异邦人：这太不可思议了，不过，看来很可能此刻我已经激发了我们之中的一种与知识有关的体会。

苏格拉底：怎么办呢？

异邦人：这真是我的错，你这令人讨厌的无知的家伙！这个例子本身还需要一个例子……

E 苏格拉底：那是什么？请讲吧，我很想知道，请不要回避。

异邦人：我会讲的，既然你极有能力且愿意来追随我。好的，我们了解那些男孩，他们对字母已经有了一些体会……

苏格拉底：怎么啦？

异邦人：他们完全可以察觉在最短、最简单的音节中的每一个元素，他们有能力正确地指出它们。

278A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但同样这些元素，在另一些音节中，他们就会拿不准，无论是在意见中，还是在说这些元素的时候，他们会一再地犯错。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会。

异邦人：那末，这不是一条使他们通向他们还未认识的元素的最简便、最美的道路吗？

苏格拉底：怎么做？

异邦人：首先，让他们回忆起那些音节，他们对在这些音节中同样的那些元素具有正确的意见，只要我们能让他们回忆起来，然后把这些音节放在他们尚不识的元素的 *B* 旁边，通过使它们并列在一起，指出在这两种编织中，这些元素有着同样的相似性与自然，直至那些他们对之已经具有正确意见的元素能够在那些尚不认识的元素的边上被显示出来，一旦它们被显示出来，它们就通过这一方式而成了范例，它们使所有音节中的每一个这样的元素都被赋予了如其自身的同一个名字——而别的元素则被赋予别的名字，相同的元素被赋予相同的名字。 *C*

苏格拉底：完全如此。

异邦人：倘若在另一个与之有别的音节中间的同一个元素，对其中之一具有正确的意见，那末，通过比较，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对这两者中的同一元素，都具有同样的正确意见，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一个范例生成了，我们这样来理解，是否已够充分？

苏格拉底：看来是的。

异邦人：就其自然而言，我们的灵魂都会有同样的这 *D*

种感受，当它们面对所有事物的元素时，有时对某些事物，会正确地将对这些元素的意见一以贯之，有时在对另一些事物的这些元素时则转而变得游移不定，当这些元素混合起来时，有时对它们能够有正确的意见，但是，当它们被重新排列，并且被置于一个很难的长音节之类的事物（pragmata）中时，对同样的元素又会无法辨识，对此，我们是否会感到非常奇怪？

苏格拉底：不，完全不会。

E 异邦人：那末，从错误意见出发，能够达到哪怕是真理的一小部分并获得智慧，你觉得怎样？

苏格拉底：几乎完全不可能。

异邦人：倘若这些事物就其自然而言便是如此状态，若要你我不会奏错音，我们首先就要试图在一个小的不同的局部范例中看到范例一般之自然，然后，从某处开始将其应用于同种事物（虽然从较次要的事物开始），再应用于国王这一种最大的事物上，并意图通过一个范例，转而试图通过技艺来认识所有城邦事务的照管，以表明我们是清醒的，而不是在困梦中，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苏格拉底：当然是对的。

279A 异邦人：那末，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新开始，在先前的言说中，我们曾谈道，鉴于有成千上万的人与君王之类争辩说，他们才是城邦的照料者，那就必须将所有这些人排

除出去，只留下君王。此外，出于这一个目的，我们说我们还需要一些范例。

苏格拉底：我们是这么说的。

异邦人：那末，什么是与政治属同一事物的最小范例呢，将其置于政治旁边，就足以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你 *B* 是否想要？天呵，倘若我们手边没有现成的，那末，你是否想至少可以选择编织技艺来作范例？^[42] 如果决定这样，那也无需将所有编织都拿出来作范例，对吗？或许，将羊毛编织成长袍（作为范例）就足够了，因为即便选择这一部分，也能证明我们所想要的。

苏格拉底：嗯，为什么不？

异邦人：就像先前那样，分割其部分，划分出每一类 *C* 型，现在，对于编织，我们为何不同样如此呢，尽我们最大之所能，简明地、快速地穿越这一过程，然后再回到对我们现在有用的东西？

苏格拉底：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异邦人：我会作一个说明，让它自己来回答你。

苏格拉底：你要用最美的方式来说明。

异邦人：好，在我们手工制造及获取之物中，有些是为了影响（制作）^[43] 某物，有些则是排斥性的，为了不受影响；在排斥性的东西当中，有些是保护性的药（有来自于神的，也有来自于人的），有些是防御物；在防御物中，

D 有些是军用护甲，有些是阻碍物；在阻碍物中有些是遮挡物，有些是抵御风雪、热魔的防护物；在防护物当中，有些是遮蔽物；在遮盖物中，有些是各种各样的铺展开的东西，有些是包裹物；在包裹物中，有些是整块非拼合的，有些是拼合的；在拼合物中，有些是缝合的，有些是非缝

E 合的；在非缝合之物中，有些是用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植物的强健有力的肌肉性的（纤维性的）成分拼合的，有些是用动物的毛发拼合的；在用动物的毛发拼合中，有些是用水与土粘合的，有些是其本身彼此结合的。那些自身与自身结合起来的排斥性的东西及其遮盖物，我们给予它们的名字，就是袍子^[44]——正如我们彼时所说，照料城邦之

280A 技艺乃政治（公民）之技艺，我们现在不是也可以从该事物（pragma）^[45]自身出发，将其称之为制作袍子之技艺吗？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编织技艺呢，因为公认编织技艺的真正部分便是对于袍子的制作，编织技艺与制作袍子，只是名字不同，就好比在那时，我们说王者之技艺与政治之技艺没有什么两样？

苏格拉底：是的，再正确不过。

B 异邦人：好，接下来我们细思以下这一点——人们或许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见：尽管编织技艺已经从其他许多同类者中区分出来，但它还没有从那些协作者中分辨出来，倘若一个人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末，他就会认为若编

织袍子之技艺被如此阐述，就已足够充分了。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同类”指的是什么呢？请说一说。

异邦人：显然你没有能够跟上我所说的；看来我还得再讲一遍，从结尾倒推回去。若你懂得家族关系，那末，我们目前所做的，并没有完全切断它与其亲族之间的关系，即仅仅是通过包裹起来还是置于底下之区分，使之与铺展开来的拼合物相分离……

苏格拉底：我懂得。

异邦人：进而除去了所有用亚麻、草以及所有那些我们 C 们刚才通过类推（logos）所提到的植物肌肉而制造的东西，接着，我们区分并排除了制毡的技艺^[46]以及运用穿孔、缝合方式的拼合技艺，后者主要为制鞋技艺。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然后，我们排除了非拼合的整块遮盖物的制皮技艺，排除了制作遮蔽物的技艺（这些技艺使我们有能力来防水），排除了盖房屋的技艺、所有的木匠技艺及其他 D 技艺，还排除了所有制造阻碍物的技艺，这是为了防范盗窃与暴力行动的——这些技艺涉及盖子的生产以及门的铰链的生产，亦即我们划出了制作门闩技艺之固有部分——我们还去除了制作护甲的技艺，这是内容广泛的各种各样的防护力的一个部分；最后，我们径直到达了起点，我们 E

区分了所有神奇的防护性的药物，我们会有这样的意见：剩下的就是要寻找的技艺，它能够抵御冬日的暴风雪，制造毛制的防御物，编织便是它的名。^[47]

苏格拉底：看起来似乎的确如此。

异邦人：但是，我的孩子，这样叙述还不够完美，因为任何一个人要制作袍子，开始时所做的，看来恰与编织
281A 相反。

苏格拉底：怎么？

异邦人：尽管构成编织之特点的，的确是某种将线编在一起的这一类型的活动……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然而，构成其最初阶段之特征的，是将纠缠并结合起来的事物分解。

苏格拉底：你指什么？

异邦人：这个工作，是梳毛工的技艺。难道我们竟敢把梳毛工的技艺称作编织，把梳毛工人称作编织工人，以为他们是同一的？

苏格拉底：绝不能。

异邦人：而且，如若有人把生产经线与纬线的技艺称作编织技艺，那末，他是在说一个有悖常理的、虚假的名
B 称。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这个呢？我们是否可以不把所有漂洗技艺与缝补技艺看作是对衣物的照料与处理，或我们可否说所有这些技艺就是编织技艺？

苏格拉底：绝不能。

异邦人：但很可能是，所有这些技艺都会争辩说，它们有资格属于处理与生产袍子的编织技艺，它们会承认编织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但是，他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苏格拉底：当然。

C

异邦人：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那些生产工具的技艺，借助这些工具，编织工作才得以完成。它们看来也必然会自以为是每一片织物的助因。

苏格拉底：再正确不过了。

异邦人：如果我们还是将编织技艺规定为在所有涉及毛制服装的操作与照料中最美、最大的部分，那末，我们有关编织技艺（这是我们选择的部分）的言说，是否已作了充分的分辨？我们是否说了某种真的东西，但还不曾非常清晰或十全十美，除非我们排除所有这些东西？

D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那末，接下去，我们是否应按我们所说的来做，以便言说得以有序地进行？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好，那末，首先，我们得注意，凡涉及被制作之物，都存在着两种技艺。

苏格拉底：什么呢？

异邦人：一是生产之助因，一是本因。

苏格拉底：怎么说？

E 异邦人：凡并非制作事物自身，而是为制作事物之技艺准备工具的（而且没有它，任何技艺都无法制作它所定制的事物），这种技艺就是助因，而那些制作事物（pragma）自身的技艺，便是本因。

苏格拉底：这样说非常清楚。

异邦人：那末，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说，凡涉及纺锤、梳机以及所有其他参与外套产生的工具的技艺，均为助因，而那些处理与制造外套的技艺乃是本因？

苏格拉底：再正确不过。

282A 异邦人：那末，漂洗、修补以及所有这些事物之处理，便属于本因——尽管这种修饰技艺涉及广泛，在这种情况下，用漂洗技艺这一名称来理解整个的这一个部分，对我们来说，尤为恰当与适宜。

苏格拉底：说得漂亮。

异邦人：梳毛技艺，进而纺线以及凡涉及我们所谈论的外套制作诸部分的技艺，统归某一技艺，人们一般称之为毛纺技艺。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毛纺技艺由两个成对的部分构成，这一对中 *B* 的每一部分，就其自然而言，同时又是一对技艺的一个自然的部分。

苏格拉底：怎么回事？

异邦人：梳毛技艺，梳理技艺之一半，凡从结合之物中区分出另一东西，^[48] 所有这些，却可被认为是一个东西，的确既属于毛纺技艺本身——在我们看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两种伟大的技艺，^[49] 即合（*syncritics*）的技艺与分（*diacritics*）的技艺^[50]。

苏格拉底：是。

异邦人：好，梳毛技艺以及刚才所提到，均属分的技 *C* 艺，因为那涉及纬线与经线之处理的分的技艺（有不同的方式：梳机或者手工），已被赋予了刚才我们所提及的名称。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那末，让我们再来抓住合这一固有部分，它同时也是毛纺工作的一部分，并参与其中，暂且让我们撇开所有属于分的成分。这样，毛纺工作划分为两个部分：分的部分与合的部分。

苏格拉底：就这样来划分。

异邦人：接着，苏格拉底，倘若我们打算充分把握前 *D*

面提到的编织技艺的话，那末，我们必须同时为你划出毛纺工作的合的固有部分。

苏格拉底：确实必须如此。

异邦人：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说这一部分分为缠绕与编绕两部分。

苏格拉底：我真懂了吗？我的意见是，你所说的涉及以缠绕的方式来制作经线。

异邦人：啊，但不仅仅是制作经线，而且也制作纬线。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不用缠绕来制线的方法吗？

苏格拉底：不能。

E 异邦人：那末，我们来对这一对中的每一个作辨析，因为这种区别对你来说或许是适时的。

苏格拉底：对什么？

异邦人：对这个：梳毛工作，我们可否说倘若某种东西被拉长并具有一定的宽度，就可被看作是一根线？

苏格拉底：是。

异邦人：用纺锤将它缠绕起来，于是成为了一根坚固的线，我们称之为经线，将其弄直的技艺便是经线制作技艺。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但在另一方面，使缠绕在一起的线团（mass）松开，使之蓬松，通过梳毛而使其获得一定尺度之柔软性，

能够编绕在经线上，我们可以断言，这样纺出来的线便是 283A
纬线，所有负责这方面的技艺乃是纬线制作技艺。

苏格拉底：再对不过了。

异邦人：瞧，看啊！我们所提出的编织技艺部分。——
现在，想必人人都能明白——合的技艺的特定部分参与了
毛纺工作，通过纬线与经线的直接编绕，生产了一个编绕
的编织物，我们称这整个编绕之物为毛纺服装，指导毛纺
服装的技艺即为编织技艺。

苏格拉底：再对不过了。

异邦人：迄今为止，一直都还不错。那末，为什么我 B
们不径直回答说，编织就是纬线与经线的编绕，而是绕了
一个圈子，无谓地作了许多分辨？

苏格拉底：异邦人，我的意见是，我们的这些陈述并
不是无谓的。

异邦人：你这样讲我并不感到惊讶。相反，你这令人
讨厌的无知的家伙，你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见了。所
以，有鉴于这种欠缺，毕竟这很可能发生——这绝不会
令人感到惊讶——聆听一种与所谈之事相称的言说。 C

苏格拉底：快说吧。

异邦人：好，让我们先从总体上考察一下过与不及，
以期我们可以根据尺度（logos），对在各种场合有关我们所
关注之事务的言说的长度，相对于所应当之长度而言，是

更长，还是更短，能够有一种褒贬。

苏格拉底：确实有必要。

异邦人：因此我以为，如若我们的言说正是关于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它就是正确的。

苏格拉底：关于什么事情？

D 异邦人：关于长与短、过与不及，的确，度量技艺处理的正是这些事情。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让我们把度量之技艺划分为两个部分，因为这对我们眼下所努力的事情来说是必需的。

苏格拉底：你得讲讲怎样来划分。

异邦人：这样来划：其中之一部分之特征是大小彼此相对而言，其中之另一部分之特征则是大小乃生成之存在之必然（必不可少的）。

苏格拉底：什么意思呢？

E 异邦人：就自然而言，较大不就是被认为只是比较小更大一些，而较小则仅仅比较大更小一些，难道你的意见不是这样的吗？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这个呢？在言说中，或许还有在行动中，都有相对于中道之自然的过，据中道而言的不及——接着，我们是否认为，中道就其存在而言乃是生成性的，在它之

中，好人与坏人有着最为显著的差别，不是吗？

苏格拉底：显然如此。

异邦人：因此，正是这些，人们必须将其看作是对大的事物与小的事物的两种存在模式与判断模式，^[51] 并且，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它不仅仅是彼此相关的度量，而且正如我们现在所说，必须认为，既是彼此相关的度量，又是与中道相关的度量。我们是否想要理解后者意味着什么？

苏格拉底：为什么不。

异邦人：如若承认较大之自然仅仅与较小的相关，那 284A 末，它就永不会与中道相关，是吗？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那末，这一言说不就摧毁了技艺本身及它们的所有成果吗，尤其是，我们不仅使正在寻求的政治技艺化为乌有，而且使已经描绘的编织技艺化为乌有了吗？因为所有此类技艺必然密切关注其行动相对于中道之过与不及，其根源并不在于中道之非存在，而是在于合乎中道乃 B 是一个难题。恰恰是严格地通过这一方式，即维护中道，才能制作出一切善与美的东西，是吗？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设若我们使政治（技艺）化为子虚乌有，那末，随后对王者之知的探究岂不无从着手了吗？

苏格拉底：确实。

异邦人：那末，正如在关于智者的对话中，当我们使
C 言说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一条路线前进时，我们便不得不主张“非存在”存在，现在亦然，我们的言说也不得不承认，多与少之度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也相关于中道之生成，不是吗？若不认同这一条，那末，要证明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其他人，是关于行动事务之知识的毋庸置疑的拥有者，实在是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那末，我们现在必须尽我们所能去做同样的事情。

异邦人：苏格拉底，这项工作比在那时更广泛。至今我们还能回想起在那时，这一工作是如此地漫长——但是，关于它们，正应该作如下之类的推测……

苏格拉底：怎样的推测？

异邦人：将来某个时候，会有一种需要，就是需要用
D 我们目前所说的，来观照精确自身。不过，就眼下来说，我们所说的暂且可以说是漂亮地、充分地使得精确自身得以显现了——我的意见是，我们的言说是以一种高贵的方式开始的，我们认为，首先，我们相信一切技艺都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存在，其次，与此同时，较大与较小的度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与中道之生成相关。因为若中道存在，则诸技艺存在；若诸技艺存在，则中道存在，两者中若有一方不存在，另一方亦不存在。

苏格拉底：对，但下一步呢？

E

异邦人：这很简单。我们应该按照已经说过的，沿着这些路线，把度量技艺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适当的部分是所有有关对数量、长度、深度、宽度、速度及其相反之对应关系的度量技艺，另一个适当部分则是所有那些相关于中道、适宜、时机、需要以及所有安于中庸^[52]而远离极端之度量技艺。

苏格拉底：是，你所说的两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很大的部分，而且这两者迥然不同。

异邦人：苏格拉底，许多聪明人完全相信他们所指出 285A 的是合乎智慧的，^[53]他们会说，“总之，度量之技艺涉及一切生成之物”。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因为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说的，凡技艺均具有度量之性质。但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能够习惯于根据种来考察并划分事物，他们径直将这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合为一物——相信它们是相似的。接着，他们又做与此相反的事，划分出其他事物却不是通过部分。然而，尽管一个人首先觉察的是众多事物中 B 的共同的東西，但在他能够看清其中的所有差别（所有的种）之前，他是不可能对此作出划分并使之分离的；相反，若在杂多之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如果他还不能将凡有家族性之亲缘关系者限制在同一个相似性之中，并用一些个类来把握它们，他就应继续下去，不能半途而废。好

了，这些事情（关于这些事情，关于过与不及），都已得到了充分的陈述，我们只需记住，有关它们的度量技艺的两个类都已经找到了，得牢记我们所说的这两类是什么。

苏格拉底：会记住的。

异邦人：那末，在这个言说之后，让我们欣然进行另一个言说吧，它不仅关乎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而且还关乎这场言说所包含的所有东西。

苏格拉底：什么东西？

异邦人：涉及学习字母的孩子的问题，若有人问我们说，有个孩子被问到某一个字母的名称（字母之所是），我们可否断言，他那时想要探究的，是为了孩子所面对的这一问题本身呢，还是为了使孩子在面对所有有关字母的问题时能够更富于技巧？

苏格拉底：显然，是为了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更具有技巧。

异邦人：那末，我们现在对政治家的探索呢？仅仅是为这一问题的本身，还是为了使我们在辩证（dialectics）一切事情上面变得更有技巧？

苏格拉底：显然，也是为了在一切事情上面更具辩证的技巧。

异邦人：那末，稍有头脑的人，也决不愿意为了编织技艺本身来追索编织技艺。但我以为，大多数人并没有意

识到，对于有些存在的事物，其中的某些可以察觉的相似 E
 性自然存在，易于理解，不难被弄清楚，对于那些要求得
 到关于它们的言说的人，是可以很容易地向他们指明，没
 有问题（*pragmata*），亦毋需太多的言辩；但在另一方面， 286A
 在面对所存在的最大、最荣耀的事物时，就不存在一幅可
 以勾画出来的图像——这样的图像之显而易见有如在白昼
 之中可以使人一目了然，而且无论谁，若想要充实探索者
 之灵魂，便可借图像之显现，使之合乎人的感觉，便足以
 实现。正是这一原因，必须通过实践才能给出并收到关于
 每一事物的解释（*logos*），因为至大至美之无形之物，惟有
 以言说方能使之清晰显现而无法通过其他东西。正是为了
 这些目的，才有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言说。在任何一种情况
 下，在较小事物方面的实践要比在较大事物方面的实践来 B
 得容易。^[34]

苏格拉底：你说得太美了。

异邦人：那末，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说所有这些是
 为了什么。

苏格拉底：为了什么？

异邦人：只是为了这一种不快，我们不快地接受了一个
 关于编织技艺的冗长的言说、关于万物被放手不管的冗
 长的言说，而在讨论智者时，接受了一个关于“不存在者”
 存在的冗长的言说，我们意识到，这些言说过长了。我们

为此而自责，我们担心说得过多过长。那末，为了使我们今后无需忍受这种事情，确实要说，我们俩前面所说的这番话，目的全是为了这一切。

苏格拉底：应该这样。请按顺序接下去说吧。

异邦人：好，我要说的是，你、我应该谨记目前的这些评说，我们对言说的长、短的责备与赞赏，不应根据彼此相对的长度来判断，而应根据度量技艺这一部分，即在那时我们说一定要牢记的相对于适宜来判断。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好，但并非所有事情都相对于适宜来判断，因为对于愉悦，我们就不需要适度，除非它只是副产品。接着，言说建议我们，长度是否为我们所满意以及珍视，是相对于我们所设定探求的问题的，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寻求最简便、最快捷的方法，但这是次要的、而非首要的考虑。言说建议我们，对凡能通过种来划分以获得对自身的研究的，应给予最高的荣誉，尤其对那些不管是否冗长而能使听者更具探索之能力的言说，言说建议我们要待之以诚，勿因其冗长而不快；如若相反，言说简短，这些亦同样适用。而且，除此之外，若有谁责备有关此类的言说过于冗长，不欢迎这种绕圈子的做法，言说建议我们不应让他如此匆忙地、径直地仅仅说了这样的一句责备话“谈论太冗长了”就一走了之，而是应该认为他必须还得证明

倘若言说简短些，会使对话者更具辩证之能力，更有能力 287A
发现一种方法，使事物之所是在言说中更清晰地显现。至于那些着眼于别处的褒贬毁誉，我们完全不必去关注，对此类言说，我们必须充耳不闻。倘若你也同意这些意见的话，那末说这些已经足够了。不过，让我们再回到政治家，将先前讨论的编织技艺这一范例运用于他。

苏格拉底：说得漂亮，让我们照你说的去做。 B

异邦人：国王已经与同一领域的众多技艺区别并分离出来，更准确地说，与所有涉及牧群的技艺区别并分离出来，但我们认为，这里所剩下的是与城邦自身有关的助因与本因——首先必须将此二者作区分，是这么回事吗？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你知道吗，将它们一分为二，可是一件难事？但我以为，随着我们讨论的推进，本因将会对我们显现出 C
来。

苏格拉底：我们必须这样做。

异邦人：好，那末，让我们对它们作分割。既然我们不能将其一分为二，那末，就让它们好像是献祭用的牺牲，将四肢都分离出来，因为在分割的时候，划分出来的数目总应尽可能接近两个部分。

苏格拉底：那我们该怎样做？

异邦人：就像前面那样，那时，我们的确将所有为编

织提供工具的技艺看作助因。

苏格拉底：是的。

D 异邦人：所以现在同样如此，只是比那时更为广泛。在城邦中，制造工具的一切技艺，无论大小，——它们都应被看作助因，没有它们，城邦将永无可能存在，政治（技艺）亦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在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不可能将其看作王者技艺之产品。

苏格拉底：确实不能。

异邦人：我们正在试图将这一类与所有其他的区分开来，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若有人说，无论“事物之所是”
E 为何，似乎总是某物之工具，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仍然可以把这说成是城邦所有物中的另一类。

苏格拉底：那是什么？

异邦人：亦即，它们没有那种能力，因为它们的构成并不像工具那样，服务于生成之本因的，而是为了保管人工制品。

苏格拉底：那是什么？

异邦人：就是这个，贮放固体或液体的各种东西，有些耐火，有些不耐火，我们给它们以“容器”这一名称。
288A 它包含了极为广泛的品种，而我以为，它与我们正在寻求的知识简直（非技艺地）毫无关系。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我们所看到的第三种与上述这些不同，它也是所有物中包含品种最多的——它或是足行的，或在水中的，它或是到处游荡，或是寂然不动，它或是体面的，或是不体面的，但它们有同一个名称，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作支撑承载之用，就像人的座椅。

苏格拉底：那是什么？

异邦人：想必我们可以称其为载器，它不是政治（技艺）之产品，倒更像是木匠、制陶和制铜（技艺）之产物。^[55]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

异邦人：那末第四种呢？它必定不同于这些——它包 B
含了我们前面才提到过的大部分东西：各种类型的服装、护甲与墙体（所有以土与石垒起来的围墙）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东西，不是吗？而且，既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建造的，它们是否可以从整体上被最正当地称之为防御物，它们可以正当地被认为是筑房技艺与编织技艺的产物，而不是政治（技艺）的产物。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涉及文饰（整饬）^[56]、绘画（文字）以及凡 C
运用它们与诗乐来使摹仿变得完美，并仅仅是使我们从中得到快乐的东西，可否列为第五类，并涵盖于一个名字之下？

苏格拉底：哪个名字？

异邦人：就是被称作玩具的东西。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好，那末，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些东西，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一种严肃的意图，而只是为了好玩。

D 苏格拉底：这我大体能理解。

异邦人：那末，为所有这些提供质料（bodies），用这些质料及在这些质料之中，我们目前所提及的种种技艺得以施行并运用其工艺，这里所包含的种可谓五花八门，大多产生于许多其他的技艺——这些难道我们不应将其看作第六种吗？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这一种指的是什么？

异邦人：金、银等诸如此类的矿藏，各种伐木技艺、剪羊毛的技艺，它们通过切割来为木工活与编绕业提供原料；还有，从植物上剥去其表皮的技艺、切割皮革的技艺（后者是剥去那些有灵魂的身体上的皮肤），以及所有处理
E 诸如此类事务的技艺；制作软木塞、纸草纸、结合物（将各种非合成的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制成品）。所有这些，我们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为人提供原生的、非合成的所有物。这一种绝非王者之知的产物。

苏格拉底：说得漂亮。

异邦人：那末，凡养育所需之物，以及为了肉体并与

肉体之各个部分相混合的所有肉体部分，这些事物的获取，
 乃是因为它们具有照管之功能。这可说是第七种了，在还 289A
 没有找到更漂亮的名称之前，姑且将整个的这一种命名为
 养料，但若要给它定位，那末，将这一整体看作是农事、
 狩猎、体育、医学、烹调术，而非政治（技艺），会更恰当
 些。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我以为，在这七类中，我们已经讲了
 除驯养动物以外的差不多所有的所有物。想一想。将那原
 生的一种置于首位是最恰当的，之后是工具、容器、载器、B
 防御物、玩具、养料。若不是有某些重要的东西从我们眼
 皮底下偷偷溜走了，否则可以说，我们所未提及的任何东
 西，都可以适当地被放入其中的某一类——例如，货币、
 印章、各种各类的票证等等的相（idea）——它们自身并不
 能构成同一个领域的一个大类，但它们依然可以被强行拖
 入七类之中，有些可归入文饰（整饬）之类，有的可归入
 工具之类，它们仍然是和谐有序的。至于驯养动物所需之 C
 物，除奴隶外，都全然被纳入我们先前所划分的牧群—养
 育之技艺之中，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但是，对于余下的奴隶与所有的仆人，我可
 以作一个预言：那些与国王争夺编织权利之人，正在其中，

这是很显然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说，那些纺纱工、梳毛工以及所有其他的人，要来与编织工争权。所有这些人，若
D 可以认为他们是助因的话，那末，他们就应与他们现在所说的工作一起被排除出去，与王者的、政治的行动相区分。

苏格拉底：至少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

异邦人：好吧。让我们就近去观察那些已近在咫尺的剩余者，以便我们可以更确切地了解他们。

苏格拉底：确实应该。

异邦人：若从这个有利的视角来看，我们发现，绝大部分仆人的实践与经历，与我们所以为的恰好相反。

苏格拉底：他们是什么人？

E 异邦人：那些买来的并据此而所有的，毋庸置疑，我们可称之为奴隶，他们无任何理由自许拥有王者之技艺。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这些呢？那些自由人，他们自愿侧身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侍役之列，他们将农产品和其他各种技艺的产品从这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在他们之间确立了一种平等，^[57] 有些人栖身于市场，有些人从事海路的、
290A 陆路的城邦际贸易，他们以钱易货、以钱易钱，我们把他们叫做银钱交易者、行商、船主、坐商——他们不会争辩说自己拥有政治（技艺），是吗？

苏格拉底：可能吧，他们从事的是商业。

异邦人：好吧，接下去，对于那些我们认为是为工资而受雇于他人、为报酬而干活的人，他们随时可以服务于任何人，我们没有发现他们自以为拥有王者之（技艺）。

苏格拉底：怎么会？

异邦人：那末，那些在下述的事情中服务于我们的人呢？

苏格拉底：你说的是哪些事，指的是什么人？

异邦人：有传令官一族，有娴于服役而善断文识字者，^B有从属于执政官员、全权处理其他任务者。这些人，我们该怎么称呼？

苏格拉底：诚如你刚才所言，他们本身还不是城邦的统治者，而是仆人。

异邦人：但当我说就是在这附近，那些特别争辩说自己拥有政治（技艺）的人现身了，我以为我的这个说法并非梦呓。要在辅助者^[58]这部分人中发现他们，看来这真是^C非常令人吃惊了。

苏格拉底：是的，真的。

异邦人：那末，对那些尚未经历试金石（拷问）之人，我们还要更靠近一些。从事预言并具有相应宗教知识的人——他们的确是阐释者，将神意传达给人。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接着还有祭司这一类，他们懂得怎么来按照^D

礼法，通过祭祀，依据诸神之所好，将我们的礼物奉献给他们，他们也懂得如何通过祈祷以表明心迹，从神那里获得诸种的善物。这两种的确属于宗教技艺之部分。

苏格拉底：不管如何，看起来是这样。

异邦人：好，那末，我的意见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把握了通往我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的踪迹。祭司与预言家的地位的确令人自豪，由于他们所承担之职务之崇高，他们受到公众的尊重与敬畏，以致在埃及，国王若不具备僧侣（技艺），便不可能统治，倘若他实际上一开始是从其他类的人强行跻身于国王之列，对他来说，接下来他也必须成为这一类中的一员。在希腊人中间，你可以发现，在许多地方，处理这种事务的最重大的祭祀活动按规定是要由最高执政官员来履行的，尤其是在这里，在你们中间，^[59]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的了，因为他们说在这里，最令人敬畏的尤其是源于祖传的（最源初的）古老的祭祀活动，指派给由抽签选出的国王担任。^[60]

苏格拉底：是的，的确。

291A 异邦人：好，那末，必须对这些抽签选出的国王连同祭司及其仆人们进行考察，还要包括一大群刚刚对我们现身的人，他们有别于前面的那些群体。

苏格拉底：你这下指的是哪些人呢？

异邦人：一些极其陌生的人。

苏格拉底：说得更明确些。

异邦人：他们是这样的一类，刚在我们的考察中现身。B
他们中的许多人像狮子、人首马身的怪物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更多的像萨提尔、像软弱而狡诈的畜牲，他们彼此之间飞快地变换着相（ideai）与身份。啊，苏格拉底，可尽管如此，我的感觉（doxa）是，我刚刚明白这些人了。

苏格拉底：快说吧，因为看来你已经瞥见了这些陌生的东西了。

异邦人：是的，因为人遇到陌生的事物，往往失之于辨别，我本人也为这种特殊情况所影响。我在瞥见这一涉及城邦事务（pragmata）的歌舞队时，突然迷失了。

苏格拉底：他们是什么？

C

异邦人：他们是智者中最伟大的魔法师，最精于智者技艺的人。很难将他与政治家和君王分离开来，然而他必须被分离出来，倘若我们打算将我们所寻求的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话。

苏格拉底：好，绝不能半途而废。

异邦人：的确，我的意见也是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
请向我指出接下去应该怎么做。

苏格拉底：什么东西？

异邦人：对我们来说，难道一人统治不是一种政治类型吗？

D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我以为，在一人统治之后，是否可说，存在着少数人掌握的权力。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多数人的统治难道不是政体的第三种样式吗，其名称为民主政体？

苏格拉底：的确。

异邦人：尽管这里讲的是三种，但若在它们中间又产生了两种，并且具有不同的名字，难道不能说它们以某种方式成为了五种？

苏格拉底：什么呢？

E 异邦人：在这些政体产生时，的确仅仅针对强迫的与自愿的、贫穷与富裕、有法与无法，两种政体各自分裂为一双，它们是一人统治，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两种，其名分别为：僭主政体、君主政体。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少数人统治的城邦，称之为：贵族政体、寡头政体。

苏格拉底：的确。

292A 异邦人：至于民主政体，多数人对那些不动产主的统治，不管是强迫还是自愿，也不管是否严格遵循礼法，习惯上没人会去改变这一名称。

苏格拉底：真的。

异邦人：那末，接着呢？倘若通过这些类型的界线之限制（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穷人的，还是富人的；强迫的，还是自愿的），以及政体之产生是伴之以成文法，还是无法，那末，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从这些政体中就能发现正当的政体？

苏格拉底：是啊，有什么麻烦吗？

异邦人：请沿着我接下去要指出的方向仔细考虑。 B

苏格拉底：什么方向？

异邦人：我们是应该遵循我们一开始就作出的陈述，还是应该唱反调呢？

苏格拉底：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异邦人：我认为，我们是说王者之统治是一种知识。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并且不是所有知识，而是有所选择的、有别于余下的那种分辨的知识，它应是一种监管性的（知识）。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在监管性知识中，一种作用于无生命之物，C
一种作用于动物，沿着这条道路，通过持续不断地划分，我们进展到了这一点，尽管没有忘记它是一门知识，但还没有能够完全精确阐明它是何种类型的知识。

苏格拉底：你说得对。

异邦人：好，那末，倘若我们追随以前所陈述的，这一点，作为有关政体正当性之分辨的标志（界线），既非少数或多数，亦非自愿与否，更不是贫富差别，而是知识，这是否为我们所认识？

D 苏格拉底：对呀，不可能不这样子。

异邦人：那末，必然地，这一问题现在必须沿此一道路进行考察，在这一考察之中会产生一种有关人的统治的知识，要获得它是最为艰难、也是最为崇高的。为了可以看到那些伪装成政治家并说服众人相信他们是而其实根本就不是的人，并且把他们从有智慧的国王中区分出来，我们必须看清楚他们。

苏格拉底：的确必须如此，正如言说向我们所表明的那样。

E 异邦人：好，至少城邦中的大多数人看起来是无能于获得这种知识的，对吗？

苏格拉底：怎么可能？

异邦人：在一个有一千人的城邦内，上百人或即便只有五十人能充分获得这种知识，可能吗？

苏格拉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这就是所有技艺中最容易的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千个人当中，从未产生过如此之多的一流的跳棋手，即便从整个希腊范围来看，也不会有，更不用说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国王了。依据前面

的言说，只要拥有王者之知识，不管是否真的在统治，都必须同样地被称作君王。

293A

异邦人：你非常漂亮地唤起了回忆。我以为，结论是，正当的统治，只要被证明是正当的，必须在一两个人或全然少数人中去寻找。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因此，无论被统治者自愿与否，无论统治是否依照成文法，无论统治者是贫还是富，都必须像那些我们现在认为是依据技艺来履行其统治的人一样，而不管是 B 什么统治。因此，无论医生之疗治是否出于我们的意愿，无论采取手术的、烧灼的，还是运用会带给我们痛苦的其他方法，也不管他是否依照书上写的，我们始终认为，医生（就是）医生。无论他们穷还是富，我们仍然认为，只要他们根据技艺来监管，只要他们（对我们的）净化、（让我们）瘦身或增重等种种办法，是为了身体的健康，使 C 身体由坏变好，他们就是医生，他们以各自的治疗方法来拯救被他们治疗的事物。正是这一道路，而不是别的，我们才应把它看作是医学以及任何其他统治的惟一正当的分辨标志。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那末，在各种政体中，那卓绝之正当政体，就是可以发现其中统治者真正依照技能而不仅仅在表面上

拥有它们的惟一政体，而不管其统治是否依照法律、是否
D（出于臣民之）自愿、统治者本人是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依照正确性，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必被当作要素来考虑。

苏格拉底：说得漂亮。

异邦人：所以，他们为了善，杀死一些人或放逐一些人，以使城邦得到净化，或者，把一些人送到殖民地去，就像蜂群那样，以使城邦得以瘦身，或从其他地区输入人员，赋予其公民权利，以使城邦得以扩大，不管怎样，只要他们运用了知识，并且是正确地运用，尽其所能地使城邦平安、从坏变好，那末，我们就必须说，这样的政体是
E 惟一正当的政体，合乎对这种正当政体之定义（界标）。至于我们所谈论的其他政体，我们认为，它们不是真正的（正当的）^[61] 政体，就它们的存在（ousia）而言，它们不是，但是，它们是这一种政体的摹仿，那些我们认为具有优良礼法的政体摹仿得漂亮一些，其他的则摹仿得难看一点。

苏格拉底：异邦人，看起来你说的都恰如其分，只是说可以没有法律进行统治，甚难理解。

294A 异邦人：是的，苏格拉底，你恰好道出了我下一个问题。我正打算问你，是完全接受我的说法，还是为其中的某些东西感到苦恼。不过现在很明显，我们将要对无法律之统治之正确性这一点作细致考察。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在某种意义上，立法（技艺）属于王者之（技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最好的却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智慧的国王的统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苏格拉底：为什么呢？

异邦人：因为法律从来不曾有能力来准确理解什么对所有人同时是最好与最正义的，也没有能力来施予他们最好的东西，因为人的差异性、人的行动的差异性以及人事 B 的变易性，不承认任何技艺能对一切事物作一简单而永恒之断言。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好。但是，我们看到法律几乎竭尽全力执着 C 于这一个目的，就像一个固执、愚蠢的人那样，不允许任何人来做与他本人的命令相违逆之事，甚至不允许任何人有疑议，即便有人提出了一些有悖于他本人的命令的更好的建议，也是不允许的。

苏格拉底：真的，法律就像你说的这样简单（非技艺地）行事的。

异邦人：那末，法律是简单的，而相对于那些从来就是不简单的事物，它要在所有的时候都处于最佳状态，这岂不是不可能的吗？

苏格拉底：或许吧。

D 异邦人：既然法并非是最正确的，那末，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还必须要有立法？必须找到其原因。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在你们这儿，以及在其他的城邦，都有某些为人准备的旨在在对抗中获胜的集体锻炼，无论是赛跑，还是别的什么，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苏格拉底：还真的有许多。

异邦人：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些通过技艺对训练进行统治的专业人员是如何指导的。

苏格拉底：关于他们的什么？

异邦人：他们相信，不可能有机会逐一仔细而准确地了解每一个体之详情，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适合于他本人的计划，但是，他们相信，他们必须用一种较为粗糙的方式（这是为最大部分的及大多数人的），作出有利于身体的安排。

苏格拉底：说得漂亮。

异邦人：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将训练同等地指派给一群人，让他们一起开始，一起结束，无论是赛跑、摔跤，还是其他的身体训练。

苏格拉底：是这样的。

295A 异邦人：好，那末，我们相信立法者也是如此，他监管着牧群中的正义，由于他集体性地给予所有人以规则，

他们的共同约定永远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对每一个人作出适合于他的精确规定。

苏格拉底：至少看来是有理的。

异邦人：但我以为，他的规定，无论是以成文的形式，还是以不成文的形式（当他以祖传惯例之形式立法时），都是为大多数人的，是为了最大的部分，正是以这种方式，他会把法看作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一种比较粗糙的方法。

苏格拉底：正确。

异邦人：非常正确。原因是，苏格拉底，谁有能力老是坐在每一个人的身边，而且从这个人出生至死亡，为他 B 作出适合于他的精确规定？我以为，倘若有人，就其存在而言，掌握了王者之知而能够这样做，他就绝不会以这些写下来的所谓法律来挡他自己的道。

苏格拉底：基于现在的谈话，异邦人，这是绝不会出现的。

异邦人：但是，我的好伙伴，而且还基于下面的谈话。

苏格拉底：是什么呢？

异邦人：下面的。就说我们当中的吧，一位医生或某个教练打算去海外，要离开他的病人，他以为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相信，那些运动员或患者会忘了他的规定， C 他会愿意把规定写下来以提醒他们，是吗？

苏格拉底：是这样的。

异邦人：但是，如果与他的看法相反，他在海外只呆了较短的时间，就回来了，那将会怎么样呢？当情况发生了变化，病人的病情好转了——由于风气，或者发生了预料不到的事情（源于宙斯的，不知何故，不同寻常的），他会不敢提出与他写下来的规定相左的另一些建议吗？他会不会顽固地认为，他绝不能通过制定不同的规定来违反曾经制定下来的旧规，病人也不敢去做那些有违他的成文规定的事情，因为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就是医学知识，是健康的（会带来健康），而其他方式是不健康的（会造成疾病），而且并非是有技艺的？这种事情若发生于纯粹之知识与真正之技艺中，那末，不管怎样，这样的制定规则难道不会引发彻底的最激烈的嘲笑吗？

苏格拉底：完全会这样。

异邦人：但是，若有一人，为人这一牧群写下了（包括立下不成文法）正义与不义、美与丑、善与恶——各个不同的城邦对所有人的放牧遵循着这一曾写定的法——如果那个身怀技艺、写下法律之人（或与他同类的其他人）回来了，难道不能允许他制定与这些法相悖的不同规定？
296A 这样的禁令与前面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同样实在可笑吗？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那末，你是否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众人会有怎样的言说？

苏格拉底：这下子我一点都想不起来。

异邦人：这看起来很有道理。他们说，倘若有人更熟知有悖于过去的更好的法律，只要他能说服他自己的城邦，就可以立法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苏格拉底：那会怎样呢？他们说得不对吗？

异邦人：或许吧。但若有人不是通过说服，而是通过 *B* 强力来订立更好的法律，请回答，这样的强力该如何来称呼呢？若还不能回答，那就先考虑一下先前的那个例子吧。

苏格拉底：你指的是什么？

异邦人：若有人根本无法说服医生之患者，但精通医生之技艺，迫使一个孩子或某个男人甚至女人做有益之事（而且与书上写的相反），这样的强力该如何来称呼呢？这决不是所谓有悖于技艺的不健康的（造成疾病的）错误，*C* 是吗？而那个在这种情况下被强行治疗的人决不会说，由于这个医生对他运用了强力，他就遭受了不健康（造成疾病）的、不合技艺的事情，这你不承认吗？

苏格拉底：你说得再正确不过了。

异邦人：关于我们的这个事例，又将如何？是不是也要将它说成是有悖于政治技艺之错误？它不就成了丑的、坏的、不正义的？

苏格拉底：完全会这样。

异邦人：来，谈到针对这种事情的这种强力的谴责，

若有人被强迫去做比以往所做的更正义、更好、更美之事，
D 而这一切却有悖于成文法与祖传之惯例，倘若不想成为最荒谬可笑的，那末，面对所发生的这样的情况，他绝不会说那些被实施强制者所强制之人遭受了丑的、不正义的、坏的事情，是吗？

苏格拉底：你说得最正确不过。

异邦人：好，假设施行强制者是富人，那末强制便是正义的，而施行强制者是穷人，那末强制便是不正义的，是这样吗？或者这样，无论是否采取说服的方法，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行动是符合成文法还是有悖于成文法，
E 这些事实都不是一个正当安排的城邦的哪怕是最简单的真正的辨别的标识，而是只要做的是有利的事情，一个有智慧的善人会作出有利于被统治者的安排，不是吗？正如船长总是维护船与水手的利益，他不是通过规定成文的东西，
297A 而是提供其技艺作为法律，来维持其水手伙伴之安全与健康，那末，正当的政体亦依据同样的方式，它来源于那些有能力依此方式来进行统治之人，他们所提供的技艺的力量，远比法律来得强大，是吗？智慧的统治者任何事情
B 上都不会犯错误，只要他们坚持这一大体——只要他们总是能够以其心智与技艺，将正义布施于城邦中的民众，能够使他们得到平安，尽可能使他们愈来愈好。

苏格拉底：对你现在所讲的，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

异邦人：是不可能，而且对另一些事情，也是无法反驳的。

苏格拉底：你指的是什么？

异邦人：大多数人从来无能于掌握这种知识，以心智 C
来管理城邦，一个正当的政体只能在大约是极少数人的或
一个人的（统治）中找到，其余政体，正如刚才所说，只
能被看作是摹仿，有些摹仿得漂亮一些，有些摹仿得难看
一些。

苏格拉底：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对刚才你说的摹
仿，我实在不能理解。

异邦人：若有人发起了这一场言说，然后又不对其进
行通盘的考察，指明与其相关的错误，却要在此处沮丧地
将其抛下不管，那可不是无足轻重的事。 D

苏格拉底：你指的是什么？

异邦人：下面就是我们必须考察的问题，但它既不普
通，又不易被发现，不过我们还是试着去了解它。来吧。
假设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这一政体是对我们来说惟一正当
的，那末，在此条件下，所有其余政体必须运用其成文法
以使其自身安全，这一做法尽管不是最正确的，却值得我
们赞许，你知道吗？

苏格拉底：什么做法？

异邦人：在城邦中，禁止任何人做有悖于法律的事情， E

若有人敢这样，就判处最终极的惩罚——死刑，如若祛除被认为是第一等的最正确、最美的条件，那末，这便是第二等的。好，我们所说的这第二等的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呢，让我们对此作一考察。好吗？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那末，让我们再回到那些个类似者，要逼真描绘出王者统治者之肖像，他们是必不可少的。

苏格拉底：他们是谁？

异邦人：伟大的船长与医生“能抵许多人”。^[62]让我们为我们自己逐步描绘出他们的像，并且对他们略作观察。

苏格拉底：是哪一个？

298A 异邦人：请听下文。假设我们都是这样来看他们的，那末，落到他们手里，将是最恐怖的经历，是吗？他们两个都一样，想救我们中的哪一个，就救哪一个，想毁掉谁，就毁掉谁——切割、灼烧，命令我们带上费用贡献给他们（其中花费于病人身上的只有极小一部分，甚至根本没有，
B 而他们自己及其仆人用掉了剩余的钱），他们最终从病人亲属或其敌人那里接受了作为报酬的金钱，使病人死亡。至于船长，他们做的许多事情亦如此类，在航行途中，他们密谋将人抛弃在荒无人烟处，在远离海岸的大海上，他们策划事故，将人抛入大海，他们还做了其他罪恶之事。因此，如若我们这样来想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有了某种安

排，我们不再允许这些技艺中的任何一种凭其自身的权威来统治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而是我们自己召集一个会议（或者包括所有人，或者只包括富人），既允许外行，也允许那些擅长技艺的人，就有关航海或疾病的问题发表意见：如何对病人用药，如何施行医疗器械，同样，对于船的运用，如何使用船只、航海工具，以对付在航行中所面临的风浪的危险以及对付所遭遇的海盗，有时候还要冒着参与在长形战舰之间的海战的危险；来自多数人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来自医生、船长，还是来自其他外行的，都被刻写在kurbeis^[63]与柱子上，与一些未成文的祖传的习俗一样，成为我们的法规，自此之后，所有的航行与医疗，均须符合这些法规。^[64]

苏格拉底：你的话让人感到非常陌生。

异邦人：是的，每年我们所确定的群众的统治者，无论是产生于富人，还是产生于全体人民，都是通过抽签产生的。而且，一旦这些统治者就职，他们的统治就是像船的船长和病人的医治者一样，依据成文法。

苏格拉底：这话就更陌生了。

异邦人：再看下面。每一年度结束，统治者任期届满，我们还需设立一个法庭，法官或者从富人当中先期选拔，或者从全体人民中经抽签而得到，那些任期届满者，必须被拖到法官面前经受审计，无论谁，只要想做，就可

以对他们提出控诉，指控他们在这一年里对船的指导不符合相关的成文法或不符合祖宗传下的古老习俗。同样的规定也用于那些治疗病人的人，法庭若判决他们有罪，他们将为此而受害或支付罚金。

B 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下，谁若愿意去统治，就将受罪并罚金，无论如何这都是他最应得的。

异邦人：好，还得制定有关所有这些情况的法律。显然，若有人在求索一种有悖于成文规则的驾驶、航海或有关身体健康的技艺，求索有关风、冷热状况的真理，精于谋划诸如此类的事情，那末他首先就会被称作一个夸夸其谈的自负的家伙，一个多言的智者，^[65]而不是一位技艺高

C 超的医生或船长，其次，说他腐蚀了各种比他年轻的人，并且说服他们从事航海与医术不以法律为准，而是以他们自身的力量来统治船只与病人，那末，以此为由，任何人，只要想这么做，就能够并被允许草拟诉状，将他拖到——你们是怎么称呼的？——正义的法庭面前。倘若判决他说服年轻人或年长者对抗法律及成文的东西，就会处他以极刑，理由是他绝不会比法律更智慧，^[66]因为一个人若想对

D 医学、健康、驾驶、航海有所知，他就可以向成文的及已制定的古代习俗学习，因此，他就不会对这些东西的特性一无所知。若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正谈论的这些事情当中：不仅是在各门知识之中，而且在战争技艺及各种类型的猎

取活动，在绘画乃至整个的摹仿（技艺），在木匠及所有设备制作之中，或许还有农事及所有与种植有关的技艺——或者，如果我们看到依照成文的东西来饲养马或所有牧群，占卜或所有服务之事务，跳棋或各种算术，无论是纯粹的 E 算术，还是平面的或立体的，或是与速度有关的——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以这种方式运作，即依据成文的东西而不是依据技艺，那末，我们将会看到怎样的一幅景象？

苏格拉底：这可以一目了然：我们拥有的所有技艺将彻底毁灭，而且今后也不可能再有技艺了，因为法律禁止对于技艺的探索。因此，甚至在今日就已举步维艰的生活，那时将难乎为继。

异邦人：但接下去呢？倘若我们逼迫所有上述的技艺 300A 者遵守成文法则，而监管我们成文法则的，又是那些通过举手表决或抓阄抽签的方法产生的人，而他们对这些成文法则毫不重视，只是凭着利益或个人一时的兴致，作出有悖于成文法则的事情，尽管他们对成文法则很不熟悉，这不表明了，这种罪过不是比前面的那种更严重吗？

苏格拉底：再对不过了。

异邦人：我以为，原因在于，某些建议者，用一种巧 B 妙而优雅的方式，提供了若干建议，说服大多数人将其制定成为法律，而任何人只要胆敢不依成文规则行事，其行动就违背了这种久经考验的法律，他的错误就比成文法自

身的错误要严重得多，他对一切行动之败坏，也比成文法要来得广泛、深远。

苏格拉底：当然是这样的。

- C 异邦人：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对那些制定法律和就任何事情写下成文规则的人来说，禁止某一个人或大多数人做有悖于法律和成文规则之事，这就是第二次航行。^[67]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尽管法与成文规则乃是对真理之摹仿，它们都尽其所能地抄自那些有知识者。

苏格拉底：当然。

- 异邦人：不过，我们说，有知识者，倘我们还能记得的话，就其存在而言，正是政治家，当他有更好的意见时，即便与他本人已经写下的东西相悖（这些成文的东西是他离开时交给民众的），便会不顾这些成文的东西，在其行动所及之范围内，依据其技艺而行事。
- D

苏格拉底：是的，是这么说的。

异邦人：那末，若有一人或多数人，为不管什么人立法，由于他们认为另一种法律或成文规则更好，那末，他们试图做的，不正是有悖于法律与成文规则吗，他们尽其所能的，不正是与从事于纯粹之真的事情同样吗？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好，那末，如若他们没有知识，就去做这样

的事，尽管他们试图摹仿真，但他们的摹仿太糟糕了；然而，如若他们是有技艺的，那末，这就不再是一种摹仿，而就是最真之事物的本身，是吗？

苏格拉底：毫无疑问。

异邦人：我们先前曾达成一致意见，即无论什么技艺都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获得。

苏格拉底：的确这么认为。

异邦人：那末，倘若存在着某种王者之技艺，富人群体与所有民众都不会得到这种政治知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苏格拉底：他们怎么可能？

异邦人：所以，看来这种政体，若打算尽其所能，对那以技艺统治的惟一的纯粹的真的政体，作漂亮的摹仿，^{301A}就绝不能做任何有悖于已经为我们所确立的成文规则和古代礼法习俗的事。

苏格拉底：你说得太漂亮了。

异邦人：因此，如若富人摹仿这一真的政体，我们就称他们的这种政体为贵族政体，但是，如果他们不重视法律，他们的政体就是寡头政体。

苏格拉底：或许吧。

异邦人：若是一人摹仿有知识者，并依法律而统治，^B我们称之为国王，对仅凭知识的统治与凭合乎法律的意见

而进行的统治，我们在名称上不作区分。

苏格拉底：我们大概应该这样做。

异邦人：那末，若有人就其存在而言，是一个有知识者，他的一人统治，不管怎样，是不是应同样地被称作“国王”而不是其他？恰恰是由于这一原因，现在我们所谈及的五个政体的名称，原来只是一个。^[68]

苏格拉底：看来的确是这样。

C 异邦人：若有某一个统治者，其行事既不依法律，又不合惯例，他还装作是一个有知识者，自称，“至善必将实现，哪怕有悖于已有之成文规则”，但是，主宰这一事仿的，乃是某种欲望与无知，那末，这一类型，不应被称作僭主吗？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我们说僭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国王、寡头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相应出现了，当一人统治的形式惹恼了人们，他们不再相信有任何人配得上那种统治，作为一个统治者，愿意并能够凭借德行和知识，将正义与神圣之物正确地施予所有人，而是（深信）在所有情况下，他会随心所欲地毁灭、杀戮、伤害我们中的任何人，不过若真地出现了我们所讲的那种人，他将会受到热烈欢迎，他将以高度的精确性引导我们通往惟一的那个幸福而正当的政体。^[69]

D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但就事实而言，在这些城邦中，还没有产生 E 一位国王，而这种类型却可以自然地产生于蜂群——一位在身体与灵魂方面生来就异卓绝伦而适于为王者——看来，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就不得不追随最真之政体之道路，写下成文的东西。

苏格拉底：大概吧。

异邦人：那末，苏格拉底，为这一类型的政体所奠定之基础——其行动之践行无需知识，而是依据成文规则和惯例——是以另一种（知识）的对成文规则和惯例的运用，显而易见，这将会毁灭它所负责的一切东西，因此，在这 302A 种类型的政体中产生恶的事物，或终将产生所有的这些恶，对此，我们会感到吃惊吗？或许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城邦就其自然而言怎么倒是如此强大？因为尽管城邦永无止境地遭受着这一切，它们中的一些仍然稳固而未曾倾覆，虽然有时候，许多城邦由于其船长和全体船员的低劣状况，像船一样地沉没、毁灭，或已然毁灭或正在毁灭之途中。他们置身于对最伟大事物的最大无知之中，因为尽管他们 B 对政治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却认为他们几乎对此的一切、对所有知识，都清楚明了。

苏格拉底：再正确不过。

异邦人：那末，在这些不正当的政体中，活在哪一种

之中是最不艰难的，尽管在这些政体中活着都很艰难，而哪一种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我们是否应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尽管按我们先前的提议，这是在谈论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结论，但总地说来，我们所做的，可能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苏格拉底：我们当然应该去看一看。

C 异邦人：那末，好吧。可以这样说，倘若存在着三种的话，那末，每一种都是极难又极易的。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什么？

异邦人：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说，在这一言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三种政体：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而现在，言说已经把我们给淹没了。^[70]

苏格拉底：真的啊。

异邦人：好的，那末，让我们把它们之中的每一种都一分为二，这样就有了六种，而把那个正当的政体与它们相分离，作为第七种。

苏格拉底：怎么办呢？

D 异邦人：我们说，从一人统治中可以区分出君王政体与僭主政体，而从非多数人统治中可以区分出贵族政体（吉祥的名字）与寡头政体。而对于多数人统治，那时我们将其看作一种，名之为民主政体，但现在，我们也将它同样一分为二。

苏格拉底：怎么样子做呢？我们通过怎样的区别来对它进行划分呢？

异邦人：与其他的没什么不同，不是根据目前的它的名字的两重意味（模棱两可），而是根据是否依法律而统治之可能性，这对该政体与其余政体同样有效。

苏格拉底：的确。

异邦人：那时，我们在寻找正当的政体之时，这种划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就像前面所显明的，但是，当我们将正当政体从中拿走之后，这种划分对余下的那些乃是必不可少（必要的），根据是否依法统治，可将每一种一分为二。

苏格拉底：目前的言说看来是恰当的。

异邦人：那末，一人统治，若以优良之成文的东西（即法律）来约束它时，则在六种之中为最好，而若没有法律的约束，则生活于其中是最艰难、最难以忍受的。

苏格拉底：或许吧。

303A

异邦人：是的，谈到非多数人的政体，正如少数乃一与多之间的中道，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话，无论是好是坏，它都处于中道。而多数人的政体，与其他政体相比较，差不多在所有方面都是弱的，没有能力太好，也没有能力太坏。因此，在所有的有法的政体中，它是最坏的，而在所有的无法的政体中，它是最好的。生活于民主政体，胜

B 于生活于无节制的政体中，而与那些在正当秩序中的政体相比，生活于民主政体中又是最不好的。到目前为止，在第一种政体中生活是最优、最好的，第七种除外，因为必须将它与其余政体区分开来，这就好像将神与人区分开来一样。

苏格拉底：依此方式的确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应该按你所说的方式去做。

C 异邦人：那末，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除知识政体而外的所有政体的参与者，必须被排除，因为他们不是政治家，而是内讧分子，他们是最大的影子的支持者，而他们自身同样也就是这样的影子，他们是最大的摹仿者，是最大的魔术师，是智者中的智者。

苏格拉底：你的这些评论大概应该转而针对那些所谓的政治家，这才是最正确不过的了。

异邦人：到目前为止，一直都还不错。的确，在我们看来，这简直（非技艺地）就像是一出戏剧，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群半人半马的怪物与萨提尔出现在我们面前，
D 我们必须将他们与政治技艺相区分，现在通过这一方法，经历千辛万苦，它们已经被分离开来了。

苏格拉底：看来是这样。

异邦人：是的，但留在后面的还有另一些人，他们更难分离。这主要是由于它们与君王这一类更相似、更相近，

这样就更难以被理解。在我看来，我们所经历的与那些净化金子者的经历颇类似。

苏格拉底：怎么说？

异邦人：工匠首先要分离出泥土、石子及许多其他东西。接着，留下的是与金子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它们与金子属于同类，闪着荣光，它们只能用火才能被分离，这就是铜与银（有时还有些同样坚硬的东西），^[71] 通过加热冶炼的方法，这些东西被艰难地分离开来，让我们看到了所谓无杂质的金子自身。

苏格拉底：的确，据说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异邦人：好，那末，与此相似 (*kata logon*)，看起来我们已经将那些不同于政治知识的且与它异己的、不友好的一切都已分离出去，剩下的是它的同类，闪着荣光。其中有将兵术，有司法（技艺），有凡与王者之（技艺）有关的 304A 修辞术，通过这种修辞术以说服人们服从正义来分享引导城邦之行动。^[72] 那末，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最简便地将它们区分开来，使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人单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苏格拉底：显然，我们一定要通过某种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异邦人：好，那末，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他就会向我们显现。不过，通过诗乐必定能使他显现。所以，请告诉我。

苏格拉底：什么？

B 异邦人：对我们来说，的确有学习诗乐以及一般而言学习与手艺有关的知识之事，是吗？

苏格拉底：的确有。

异邦人：这个呢？问题涉及我们是否必须学其中的某一门，我们是否可以说，这里也存在着一门处理这一问题的知识，它又是怎样的呢？

苏格拉底：这样说来，我们可以说确实存在。

异邦人：那末，我们是否同意这一门知识不同于其他知识呢？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不存在支配其他知识的某一门知识，或者是
C 其他知识统治着这一门知识，或者这一门知识主宰并统治其他知识，我们应该怎么说？

苏格拉底：这一门知识统治其他知识。

异邦人：那末，你是断言，对我们来说，关于人是否必须学习某一门知识的（知识），归根结底统治着那些被学和被教的（知识），对吗？

苏格拉底：正确。

异邦人：关于人是否必须去说服的（知识），一定支配了能够说服的（知识）？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那末，通过神话而不是通过教诲来说服大多数人与群众（crowd）的能力，我们应该将其归入哪一门知识呢？

D

苏格拉底：我以为，这是很明显的：它只能被归入修辞术。

异邦人：是通过说服，还是通过某种强力来反对某些人，还是完全不行动，这一问题应被归入何种知识？

苏格拉底：归入那门统治着说服与言说（知识）的（知识）。

异邦人：我以为，这就是政治家的权能（power）。

苏格拉底：你说得再漂亮不过了。

异邦人：那末，看起来，这种修辞术就可以马上与政治（技艺）分开了，因为它是另一种，而且是辅助这个——

E

苏格拉底：是。

异邦人：那末，我们如何来看待下面这种权能？

苏格拉底：哪一种？

异邦人：对那些我们选择以战争来对抗的，我们如何对它们进行战争——我们可以说，这不是技艺或不需要技艺的吗？

苏格拉底：我们怎么能够认为这不是技艺，因为这正是将兵术，是所有战争所要做的事？

异邦人：但是，能够并懂得如何来考虑是通过战争手段还是通过友爱来和好这一问题的（知识）——我们认为，这是不同的呢，还是相同的？

苏格拉底：根据我们先前的结论，必然是另一种。

305A 异邦人：那末，我们若要与前面那个例子相类比，就应该说，这一种统治着那一种。

苏格拉底：我同意。

异邦人：那末，我们是否可以就这样下断言说，作为这种可怕而伟大的所有战争技艺之主宰的，就其存在而言，当然只能是王者之（技艺）？

苏格拉底：不可能是别的。

异邦人：因此，我们不能将将兵的知识看作政治（知识），因为它是辅助性的。

苏格拉底：这是不可能的。

B 异邦人：接着，让我们也来看一看那些正当审判的法官的权能吧。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依据已建立的和承自国王立法者的凡具有法的性质的东西，济之以个人自身之德行，对契约所规定之事项的正义与非正义作出裁决——贿赂、恐吓、怜悯、仇恨、友爱，都不能击垮他们——并且，在面对彼此互诉的

C 案子时，他们决不作出有悖于立法者之规定的裁决，法官

之能耐还有超出这些的吗？

苏格拉底：没有了，你所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一权能所做的一切。

异邦人：因此，我们发现，法官的力量不是君王的那种，它是法律的护卫者，是法律的仆人。

苏格拉底：是的，看来是这样的。

异邦人：看了所有上述知识，定然会认识到，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显现为政治（知识），因为就其存在而为王者之知识，其自身不是行动，而是对有能力行动者的统治，它能够洞见发起并开创城邦之伟业的时机，而其他的则必须按它所规定的去做。

苏格拉底：对。

异邦人：由于这样的一些理由，所以，我们刚才考察的这些，彼此不相统属，亦不自我支配，而是各涉及其自身的（特殊的）行动，根据它的这种特殊性，因其特殊之行动而得其应得之名义。

苏格拉底：它们好像正是这样的。

E

异邦人：但是，统治所有这些知识及法律的，照料所有城邦事务的，并且将它们以最正确的方式编织起来的——我们是否应该给予一个通名，以理解这一权力，看起来，最恰当的莫过于称之为政治（知识）。

苏格拉底：绝对如此。

异邦人：当城邦中的所有各类已然一目了然地显现在我们面前，难道我们不想依据编织之范例，对其进行细致的考察吗？

苏格拉底：是的，的确如此。

306A 异邦人：那末，必须要讲一讲君王之编绕属于何种类型，以何种方式缠绕在一起，它交给我们的是何种编织之物。

苏格拉底：显然。

异邦人：因此，很明显，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要指出一件困难之事（pragma）——

苏格拉底：但那是必须得说一说的。

异邦人：困难的原因在于：德行之一部分与作为种之德行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一致的观点，若依众人的意见，这是极易招致那些精于言说的论辩者的攻击的。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

B 异邦人：好的，我再说一遍。我以为，你会认为对我们来说，男子气概（勇敢）是德行之一部分。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节制不同于男子气概，但是，尽管如此，它也是男子气概所从属的德行的固有部分。

苏格拉底：是的。

异邦人：那末，我们必须敢于说出一些有关它们的相

当令人吃惊的话来。

苏格拉底：什么呢？

异邦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两者有充分的理由彼此为敌，而且得承认，它们的许多方面互相抵牾且处于内讧之中。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异邦人：这一言说绝对是不同寻常的。至少在说到德 C 行的各个固有部分时，无疑大家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友好相处的，是吗？

苏格拉底：是呀。

异邦人：那末，让我们更近一步来关注并考察这一问题是否就如此简单，还是无疑应该承认，在这一同类物之中，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差异？

苏格拉底：是的，对这个必须经受考察的问题，你必须得说一说。

异邦人：在所有事物中，我们不得不寻找那些东西，我们虽认为它们是美的，却将它们置于两个彼此反对的种之中。

苏格拉底：请说得更明白些。

异邦人：敏捷与快速，无论用于身体还是灵魂，或用 D 于声音的运动，无论是它们自身，还是作为影像——所有摹仿，音乐尤其是绘画（书写）都来自摹仿——你自己可

曾赞美过它们或在什么地方听到有人赞美它们？

苏格拉底：当然有。

异邦人：你是否还能记起在那些场合下他们是如何赞美的吗？

苏格拉底：一点都记不得了。

异邦人：我能不能通过言说以正确的方式让你明白我心中所想？

E 苏格拉底：怎么不能？

异邦人：你似乎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好吧，不管怎样，让我们考察一下赞美出现于彼此相反的类中的情形吧。我们在表达我们对思想、身体及声音的快速、强烈与敏捷的钦佩时，对于许多行动，我们在表达对它们的赞美的时候，通常只用一个词：男子气概。

苏格拉底：怎么说？

异邦人：首先我们无疑会说“敏捷的与具有男子气概的”、“迅捷的与具有男子气概的”，还有“强烈的”，在所有场合，我们会把我所提到的那个名称普遍用于所有的这些自然以赞美它们。

苏格拉底：是的。

307A 异邦人：关于这个呢？在许多行动中，有种是静穆地生成的，难道我们从不赞美它们吗？

苏格拉底：我们的确也赞美它们。

异邦人：那末，我们说的与对前者所说的正相反对。

苏格拉底：怎么办呢？

异邦人：我们对思想以及行动的“缓慢”与“柔和”（“和缓”），进而对声音的“安详”（smooth）与“庄重”，以及对有节奏之动作和在一定之时机运用缓慢之沉思（muse），表达我们的钦佩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的 B 确会说“静穆的”与“节制的”，——对于所有这些事情，我们不会使用具有男子气概而是使用洁净这一称呼。

苏格拉底：再真实不过了。

异邦人：可是，在另一方面，当这两种事物在我们看来是不合时的（inopportune），那末，对它们，我们就会转变态度，把相反的东西给予它们（重新赋予它们以称呼），以作谴责。

苏格拉底：怎么做？

异邦人：倘若它们显得过于敏捷、太快、过于僵硬， C 不合时，我们就说它们是傲慢的、狂妄的，倘若它们显得过于沉重、太缓慢、太柔和，我们就说它们是懦弱的、愚钝的。这种情况差不多不单单是发生在这些事情当中，而且发生于节制的自然与其对立面男子气概之中——或者说，它们是彼此分隔、立场敌对（内讧）的两种相（ideai）——我们发现，它们不仅在这种行动中无法彼此混合，而且，若我们继续追索，就可以进一步看到，那些在灵魂中拥有

它们的人们，亦是彼此冲突的。

苏格拉底：你指的是在哪里？

D 异邦人：在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事情中，也很可能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中。我以为，人们与其中的某一种相亲近，他们会赞美属于他们自己那一族的人，而批评那些与他们相异的、不同于他们那一族的人，因此，在许多事情中，他们彼此之间容易产生大量的敌意。

苏格拉底：他们很可能是这样的。

异邦人：好的，至少这一类型的种之间的差异可谓是儿戏。但是，涉及那些伟大的事务，那就是城邦的恶疾，是最令人憎恨的事情。

苏格拉底：确切地说，你所说的是哪些事情？

E 异邦人：那就是生活之总体安顿。那些性情洁净的人准备过一种静穆的生活，他们孑然独立，只留意于自身事务，他们无论是在本土，还是置身于外邦，都以这种方式与人交往，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他们都与人和平相处。由于这种爱欲（erôs）过于不合时宜，而他们只是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不好战的状态，于是年轻一辈也成了他们那样的，他们总是为攻击者所掠食。从这种环境下，不需几年，他们本人及其孩子以及整个城邦，
308A 便不知不觉地被人奴役，而不再自由。

苏格拉底：你说的是一段艰难的、梦魇般的经历。

异邦人：但是，那些过于倾向于男子气概的人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始终让自己的城邦为了战争而紧绷着，由于他们对这种生活的欲望（desire）——其强烈程度远胜过其应有的，他们陷于众多强有力者的憎恨之中，后者共同毁灭了他们，或者，他们使自己的母邦陷于被奴役及臣服于其敌人的险境，难道不是这样吗？

苏格拉底：也确实如此。

B

异邦人：那末，我们如何否认，在这些事情当中，这两类彼此之间总是怀着最大的、无法克服的敌意与内讧？

苏格拉底：这一点是绝不可能被否认的。

异邦人：那末，我们发现了在开始时所考察的问题，即德行的这一对固有部分（并非微不足道的）就其自然而言，乃是彼此不和的，尤其是拥有它们的人也是如此。

苏格拉底：很可能是这样的。

异邦人：那末，让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

苏格拉底：什么问题？

异邦人：任何关于结合的知识，无论何处，都会欣然 C
将事物（pragma）结合为一体，其产品，即便是最无价值之物，是既源于坏材料，也源于好材料，还是说，无论何处，所有知识都会尽其所能地弃掉坏材料，采用合适的好材料，从这些既相似又相异的事物中，通过将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制作出某一种权能和相（idea）？

苏格拉底：当然是。

- D 异邦人：因此，我们所认为的真正的政治（技艺），就其自然而言，绝不会出于其自身的意愿，在结合成一个城邦时，既用好人，又用坏人。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首先会以孩童的游戏（child's play）来考验它们，之后，将他们交到那些有能力教育他们并能服务于此一目的的人手中，而他自身则发号施令，施行指导——正如编织，在对梳毛工及其他的为进入编绕程序做第一步的准备工作的人
- E 密切照料之时，要下命令给她们，指导她们，要向她们分别指明她们的工作，以完成其认为的对于编织本身来说的适合的工作。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 异邦人：在我看来，王者之（技艺）也正是这同一种方式，其自身拥有监管（技艺）之权能，任何法定的教育者与看护者的所作所为，只能是通过依照一种混合来进行制作，以有益于被教育者的适宜的性格的完善，而与此无关的事皆不被允许。但是，王者之技艺要求他们在教育中只能运用这些事物，而任何人，若不能享有男子气概与节制的性格以及其他的德行，而是相反，他们必然会因坏的自然而偏于无神、傲慢与不义，那就应该将他们驱逐，惩罚他们：处死、放逐、完全剥夺他们的荣誉。
- 309A

苏格拉底：类似这样的话，似曾听说过。

异邦人：不过，对那些沉溺于荒唐无聊之事的人以及妄自尊大者，就应将其套上枷锁，使之就于奴隶之类。

苏格拉底：再正确不过。

异邦人：剩下的，也就是所有那些其自然能够使其接受教育而习于高贵、庄严并通过技艺而能接受了彼此的混合，其中有些人更倾向于男子气概——君王（技艺）所持的看法是，这种刚强性格像延伸着的经线——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洁净的，若从表面上看，则像纬线，丰富而柔和，这两种自然处于彼此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王者之技艺）试图以下面的那些方法，将它们结合起来，编绕在一起。

苏格拉底：那是什么方法？

异邦人：首先是一种神圣的结合，即他们灵魂中永恒的那一类依其亲缘性而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神圣结合之后，他们的动物性的那一类结合在一起，是为人的结合。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请再说一遍？

异邦人：无论何时，这一意见就其存在而言是真的，不可动摇的：有关美、正义等诸善（及有关它们的反面），产生于灵魂之中，那末，我要说，神圣的（意见）来源于超人的那一类。

苏格拉底：这样说无论如何是适宜的。

异邦人：我们知道，只有政治家及好的立法者，才适合于通过王者（技艺）之沉思（the muse），能够将这些事

物灌输到我们刚才讲到的正确分享教育的人身上，不是吗？

苏格拉底：很可能。

异邦人：是的，但苏格拉底，那些无能于这样做的人，我们永远不能用我们正在寻找的名字去称呼他。

苏格拉底：再对不过了。

异邦人：接着呢？如若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灵魂，把握了它自身的这种真，难道它不会变得驯服吗，这样的话，
E 难道他不会以最大的意愿来分享正义？但是，如若他没有能够分享正义，他不更倾向于那种残忍的兽性吗？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但是，那些性格上有着洁净之自然的人又如何呢？如若他们享有这些意见，那末，在政体之限度之内，就他们之存在而言，不就变得节制与智慧吗，但是，如若他们没有享有我们所说的这一些，那末，他们收下天真汉这一带有贬义的名声，难道不是再正当不过的吗？

苏格拉底：是的，当然。

异邦人：那末，我们是否可以说，将恶自身以及将善与恶编织并结合在一起，那是不持久的，没有一种知识会被当真用来将这种人结合在一起？

苏格拉底：当然。

310A 异邦人：那些生来性格高贵，且惟独自然而然地在法律的养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人，那末，我们说，技艺开出的

药方正是针对他们的，并且，正如我们所说的，这是一种更为神圣的结合，将德行之自然的相异与相对的不同部分，捆绑在一起。

苏格拉底：对极了。

异邦人：至于余下的那种结合，鉴于它是属人的，那末，当神圣的结合已然存在，它便不难理解，而一旦获得理解，便不难使之臻于完善。

苏格拉底：怎么？何种结合？

B

异邦人：一种结合是（城邦间的）联姻与孩子的互换，另一种结合是私人间的订婚与合婚。在这些事务中，对为了产生下一代而言，许多人的结合是不正确的。

苏格拉底：为什么？

异邦人：对追逐财富与权力，有没有理由要给予严肃的谴责，就好像值得为它们花费一番说辞似的？

苏格拉底：没有理由。

异邦人：是的。宁可谈一谈那些只关注他们那一族 C
（类）的人，倘若他们的这种做法不甚妥当的话。

苏格拉底：的确，可能是这样。

异邦人：他们的行动是追求当下的便利，他们乐于接纳与他们相似的人，而与他们不同，便会招致他们的不满，他们过分重视自己感觉上的不快。

苏格拉底：怎么说？

D 异邦人：那些洁净的人的确是挑选他们自己那种性格的人，在订立婚约时，尽其可能来自于这些人，若要嫁女儿，选择的也是这样的人。具有男子气概的这一类人也如此行事，迫切地追逐具有其自身那种自然的人，尽管这两类人都应当全然依相反的方式行事。

苏格拉底：怎么，为什么？

异邦人：因为对具有男子气概的人来说，若经过了許多代而不混合以节制之自然，那末，在开始时登峰造极之力量，便会以彻底的疯狂而告终，这是自然的——

苏格拉底：很可能。

E 异邦人：若那些过分羞怯而又未能融合以大胆与男子气概，如经历若干代后，便会愈来愈优柔寡断，终将彻底丧失行动之能力。

苏格拉底：这样的情况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异邦人：因此，我要说的是，若是这两类人对美与善有着同一种意见，那末，使这些结合得以实现便毫不费力了。这样说的理由在于，使节制之性格与男子气概永不分离，通过共同之信念、荣辱感、声誉（意见）、双方之婚约，将它们夯实成一个整体，并且把它们编织成一件平滑的、如常言所说的好的织物，从而确保城邦的统治者兼具这两种性格，所有这一切便是王者编织术惟一且全部的工作。

311A

苏格拉底：怎么做呢？

异邦人：若有需要产生一名统治者，那末，这位被挑选的监管人需兼具这两种性格；若是需要产生几位，则需要具有这两种性格的人的混合。因为具节制性格的统治者极为谨慎、正义与妥当，但他们不是强有力的，缺乏某种敏捷与积极主动之敏锐性。

苏格拉底：看来这是符合实情的。

异邦人：是的，而在另一方面，具有男子气概者与前者相比，正义与谨慎不足，但在行动上则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如若这两者不同时存在，一个城邦要在公共的与私人的方面成为美的，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当然。

异邦人：通过王者之技艺，将具有男子气概性格的人与具有节制性格的人，借助一致与友爱，结合于一共同之生活，于是将他们直接交织在一起，从而完成了所有编织物中的最美与最高贵的一种——这是一幅普遍的编织物——城邦的所有人均被囊括其中：奴隶、自由人，均通过这一种编绕而抻结起来，通过对所有相关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统治与指导，才使城邦成为幸福的，至此，我们可以说，这是政治行动之编织工作的最终告成。

苏格拉底：异邦人，你又一次以最美的方式，为我们完成并完善了王者和政治家。^[73]

注释：

[1] stranger, 中译本多译为“客人”。stranger是指从城邦之外来的人。希腊城邦乃一共同体, 其中的公民彼此熟识, 故城邦为一熟人之共同体。stranger实有三义: 一指生人(异邦人), 一指外人(局外人), 一指客人(客观者)。惟因是“生人”, 故本对话一开始便讲“结识”、“熟识”, 而logos(言说)乃结识生人、获得朋友之最佳方式; 惟因此埃利亚人乃外人, 其言说不受城邦礼法所约束, 故可大发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stranger当然也有“怪人”的意思); 惟因其为“客人”, 故其对城邦之“观”能“客观”。因此, 这里根据意义及上下文使用之便利, 将stranger译作“异邦人”。——中译注

[2] “结识”(acquaintance, *gnôrisis*) 还出现于《智者篇》219C的诸获得性技艺(acquisitive arts)之列(familiarization)。——英译注
[《智者篇》219C中, 异邦人将求知的、结识的、牟利的、竞争的、狩猎的技艺, 均归入获得性技艺之类, 盖欲结交(获得)朋友, 言说乃最合适之方式。——中译注]

[3] 泰奥多洛看起来是在责备自己, 并且把这归功于苏格拉底的记性而不是他的正义; “评注”(案: 指英译者附于正文之后的对《政治家》的“评注”。——中译者)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但 panu men oun 依然难解; 参见Denniston, *Greek Particles* (Oxford, 1954), 第480页; des Places, *Études sur quelques particules de liaison chez Platon* (Paris, 1929), 第118页。——英译注

[4] 这一个苏格拉底, 中译本通常译作“小苏格拉底”, 以示其不同于哲学家苏格拉底, 但柏拉图选择“苏格拉底”这一人(名)来与来自埃利亚的异邦人对话, 正有其考虑, 故这里按原文译为“苏格拉底”, 读者自然能从上下文中分辨哪个是哲学家苏格拉底, 哪个是年轻人苏格拉底。——中译注

[5] 参见《泰阿泰德》143E。——中译注

[6] 这是小苏格拉底讲的第一句话, 下文起, 小苏格拉底直接被称为苏格拉底。——英译注

[7] 二分法属于辩证法, 是异邦人擅长的哲学, 故苏格拉底说这是异邦人的职责, 与他本人无关。——中译注

[8] 有关这一区分的讨论, 参见《高尔吉亚》450B-E。——英

译注

[9] 不清楚异邦人这里所指，是城邦雇佣的医生，还仅仅是开业医生。请比较《高尔吉亚》514D-E。——英译注

[1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开头(1252A7-16)对这段话有如下的评论：“有人说政治家、国王、家政之管理者和奴隶主的能力是相同的，这种说法并不漂亮。（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物所不同的，不在种类方面的相异，而在统治人数的多寡。统治少数人的，是奴隶主，人数稍多一些的，则为家政之管理者，更多的，则为政治家或国王。政治家和国王的区别在于：凭个人统治的，是国王，根据这样一门知识的诸法则，人民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则是政治家。但是，这些说法难以为真。）”——英译注

[11] “灵魂之力量” (strength of soul) 不是一种通行的表达。请比较色诺芬的《回忆录》，卷四，第八章，第一节。——英译注

[12] “自然的关节” (diaphuē)，在《斐多篇》98C处，意指两块骨头之间的间隙，以肌腱相连。虽然看起来这里指的是一种分离，其实至少有结合的意味，正如所有带有 *dia* (既意味着“通过”，又意味着“分开”) 的词，往往都是这样。更准确的译法或许是：“一种结合而分离的自然的关节”。——英译注

[13] 《高尔吉亚》(451B-C) 指出了数术 (logistics) 与算术 (arithmetic) 之别：尽管两者均涉及奇数与偶数，“但是，数术从数量的角度对奇数与偶然进行考察，说明它们（奇数与偶然）各自的关系及彼此的关系”。寻求对这一问题的更充分的讨论，请参见J. Klein: 《希腊数学思想与代数的起源》 (*Greek Mathematical Thought and the Origins of Algebra*, Cambridge, 1968), 第17-25页。——英译注

[14] 该词有划界、分界、分辨、批判、判断等含义。——中译注

[15] 参见《智者篇》223D。——中译注

[16] 《智者篇》223D中将买卖分为两类，一类是卖自己的产品 (自产自销)，一类是卖他人的产品。在这里，异邦人相应于这一分类，将命令亦分为两类，一类是命令由自己发出的 (这里称为“自我指导”)，另一类是传达他人的命令，非由自己发出，即属于传令官之技艺，后者在《政治家》中未予讨论。——中译注

[17] 在前古典时期，希腊语中 *barbaros* 一词，并不含有现代意义上的 *barbarian* (蛮族) 之义，它不是表示厌恶或蔑视的词，其意并不是住在洞穴里吃生肉的人，而只是表示那些不说希腊语、只发出“巴巴” (*bar bar*) 这种噪音的人。只要不说希腊语，就是 *barbarian*，不管是属于某个野蛮的色雷斯部落，还是属于某个东方或埃及的奢华城市 (参见基托: 《希腊人》，第1-2页，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解释 *barbaros* 一词的起源及其含

义的嬗变：该词是用拟声造词法构造，是个象声词，最初用来形容说话生硬粗糙、发音困难的人，故与battarizein（“结巴”）、traulizein（“咬舌儿”）和psellizein（“支吾”）几词类似。外族人即非希腊人的语言听起来跟这些人说的话相似，因而希腊人也把外族人称为barbaroi。开始时该名词有嘲笑的意味，仅形容外族人语言粗重。后来希腊人把它滥用为一个种族的总称，用以区分自己和其他民族。希罗多德曾记载了多铎那地方流传的一个故事：一只从底比斯飞到多铎那的黑鸽子口吐人言，说应该在那里设立一个宙斯神的神托所。希罗多德对这个故事的解释是：鸽子实际上是蛮族妇女，而蛮族的语言像鸟的叫声。等她学会了希腊语，也就是希腊人能听懂她的话时，就说她口吐人言了（《历史》II.55-57）。——中译注

[18] 放牧（grazing）一词的涵义源于复合词pezonomikê（*nem）的后半部分的词根，pezonomikê的意思是以一种规则的方式分配，并且主要涉及牧场的分配，它的涵义扩展到了有关牧群的管理方面。一个牧人就是一个nomeus。这些词与法（nomos）及约定俗成的东西（nomisma）均为同源词。——英译注

[19] 即骡，参见《苏格拉底的申辩》27C-E。——英译注

[20] 一个单位的正方形的对角线被称为“直径”；通过这一直径所构成的正方形，其直径之“幂”为两个单位之平方根，而这一正方形就相当于边为两个单位的正方形。譬如，一个正方形的直径为两英尺，那么，它所构成的另一个正方形的面积就是四平方英尺。在《美诺篇》中，一个奴隶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能够自己解释这一原因。——英译注

[21] “最后”（hustaton）一词语带双关，意指“猪”（hus）这个词；“东西摇摇摆摆”指的也是这个东西。——英译注

[22] 将民众与猪相类比。希腊语“民众”一词为demos，该词若尖音在前则为“民众”，若尖音在后则为“肥肉”。参见罗念生对阿里斯托芬喜剧《马蜂》的译注，《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全集》卷四），第316页，注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中译注

[23] 应该记住奥德赛的忠实的牧猪人欧迈俄斯，还要记住瑟西将奥德赛的人变成了猪，“尽管他们的心灵依然完好无损”。可与《理想国》535E比较。——英译注

[24] 参见《智者篇》227B。——中译注

[25] 参见《理想国》507A。——英译注

[26] 原始的划分见“附图一”。这里的概括未提到在有足的与旱牧的之间作区分，而是用足行的将这两者囊括其中，正如在捷径中的方式。试比较《智者篇》223B。——英译注

[27] 英译为child's play，意为轻而易举的事，微不足道的事，这里的意思是，被照料的牧群像孩子一样，玩好玩的游戏，过舒适的生

活，故这里译为“儿戏”。——中译注

[28] 这里的表达，请比较《泰阿泰德》149A-151D、《智者篇》267A。——英译注

[29] 这里的“凶兆”（portent）在《泰阿泰德》155A中被译作“幻觉”（hallucination）。在争夺珀罗庇达（Pelopidae）王国的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据说赫耳墨斯在阿特柔斯的羊群中放入了一只金羊，但是，堤厄斯忒斯说服了阿特柔斯的妻子，把金羊交给了他；于是，宙斯使太阳的运行逆转，以支持阿特柔斯的权利。这一故事在欧里庇得斯的《俄瑞斯忒斯》（988-1006）与《厄勒克特拉》（699-745）的合唱颂歌中均有简要的概述，后者的篇幅略长。——英译注

[30] 坦塔罗斯（Tantalus）为宙斯之子，统治着吕狄亚的西皮罗斯，以富有著称。因他是宙斯之子，故天上神祇常请他与神一起饮宴，与他为友。但坦塔罗斯出于虚荣，向人泄露神的秘密，偷窃神的美酒给人类，甚至在邀请神来宫殿中宴饮时，杀了亲生儿子珀罗普斯（Pelops）给神吃，想探查神是否明察一切。只有得墨忒耳吃了一块肩胛骨。命运三女神之一的克罗托将珀罗普斯取出，使之完整如初（只一只肩膀是象牙的）。坦塔罗斯被打入地狱，受到三种苦刑的折磨。其子珀罗普斯因与特洛亚国王发生战争而逃离吕狄亚。到达希腊后，爱上了庇萨国王俄诺玛俄斯的女儿希波达墨亚（Hippodamia）。国王规定，求婚者须与国王赛车，不胜便死。珀罗普斯与国王赛车，胜。（胜因有两说。一说珀罗普斯得海神波赛冬之助。波塞冬将国王车轮弄松，使其倾覆。一说珀罗普斯与国王的御者密耳提罗斯（Myrtilus）勾结，将国王车轴上的铜钉抽去，使国王在赛途中覆车身亡。但珀罗普斯事后不肯给密耳提罗斯约定的报酬，反在路上将其抛入大海。亦可参见《克拉底鲁》395C-D。）阿特柔斯与堤厄斯忒斯为珀罗普斯之子。而密耳提罗斯为赫耳墨斯之子，故赫耳墨斯（牧畜之神）让潘神（亦是牧畜之神，或说为赫耳墨斯之子）将金羊放入阿特柔斯的羊群。阿特柔斯与堤厄斯忒斯争夺王位，约定有金羊者胜。堤厄斯忒斯阴谋获得金羊。阿特柔斯不服，依从宙斯的指示，声言若太阳倒行，则王位仍归他所有。太阳果然往东方落下，阿特柔斯胜，堤厄斯忒斯出奔他国。——中译注

[31] 希罗多德曾谈及埃及的有关太阳升降之东、西方向互换的故事；据说，这种情况曾发生过四次，但对生活无任何影响（卷二，142.4；比较26.2）。——英译注

[32] 为其子宙斯所缚的克洛诺斯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比较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111-22）。宙斯的时代对应于黑铁时代，是赫西俄德所讲的第5个时代。赫西俄德指出时代是循环的。比较《理想国》546E-547A；《法篇》713C-714A（特别是要将这里的271E与《法篇》713D作比较）。——英译注

[33] 大地中诞生的人，通常指巨人，如异邦人所说的巨人—神祇的战争（《智者篇》248C）。进一步可参见《会饮篇》190B。——英译注

[34] revolution, 译“革命”，该词原义为“旋转”，尤指“改变了方向的旋转”，故亦有“变化”，尤其有“剧变”之意，“革命”一义由此而来。在本对话录中，该词指改变了方向的旋转，故以“革命”这一今人运用最普遍的术语来译，以显明该词的渊源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且天命之变化，在中文语境中即“革命”，亦符合中国古人对“革命”的理解。——中译注

[35] 此处或许影射琐罗亚斯德教和迦勒底教，更可能是对恩培多克勒和宇宙循环论的批判，参见布里松：“解读柏拉图《政治家》中的神话故事”，吴雅凌译，刊于《荷尔德林的新神话》，第178页注，刘小枫、陈少明编，华夏出版社，2004年8月。——中译注

[36] “某两个……的神，……运转”，以几乎无懈可击的悲剧三步音诗的格律写成；比较《斐多篇》60C，在一个神话性的段落中内含着的六步音诗的格律。——英译注

[37] 这里的“基点”（foot）大概是指宇宙的中轴或球状天体的中心。——英译注

[38] 首先，言说之能力被看作是哲学研究的一项有利条件；其次，似乎需要在交往中去研究哲学。——中译注

[39] 倘若颠倒某物的运转运动，倒转之点便是先前的运动的终点，而先前的运动的起点，便是倒转之后的终点。——英译注

[40] 异邦人这里主要是指得墨忒耳与狄俄尼索斯。——英译注

[41] 据是否足行、是否无翼的划分到人，为捷径。据是否为非杂交、是否为无角的划分而到人，为远途。——中译注

[42] 在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565-86）中，吕西斯忒拉忒为女子有能力统治城邦的观点作如下的辩护：

长官：你们女子是如何来阻止国家之间混乱不堪的状况、解决它们之间的种种纠纷？

吕西斯忒拉忒：这太微不足道了。

长官：怎么？说来听听。

吕西斯忒拉忒：就像对一个全部缠绕在一起的绒线球，我们是这样来处理的：在这一边、那一边各置纺锤，对于缓和战争，也是用这种办法，若没有人干扰，可以在这边与那边各置大使，这样就可以驱散战争。

长官：用绒线、球、纺锤，你以为，你这个傻瓜，就会停止这些可怕的事？

吕西斯忒拉忒：是的，而且，如果你还有一点感觉的话，对所

有政治事务之处置都是建立在绒线的基础之上的。

长官：怎么？让我瞧瞧这是怎么回事。

吕西斯忒拉忒：首先，正如对于刚刚剪下来的羊毛，你应该在洗浴间里洗去其在城邦中所沾染的羊粪，把那些坏种放在床上使之铺展开来，鞭笞他们，摘去他们身上的刺果，按照规则把那些缠绕在一起的完全梳通，去掉头状土块。其次，把所有那些有善意的放到一个篮子里去，其中包含了享有部分公民权的侨民，友好的异邦人士，以及那些仅仅交税给国库的人；宙斯在上，还有那些能够明辨是非的我们的殖民城邦，因为它们现在各自独立地呆着，就像一丛丛的羊毛。然后，从它们中间取出一个线团，从中为民众编织出一件袍子。

——英译注

[43] 英文为affecting (making)。——中译注

[44] 参见附图二。——中译注

[45] “事物”对应的是希腊词*pragmata*，据英译者的看法，这一个词的意思是：与我们相关且我们需认真应对的事物。——中译注

[46] 粘合的。——中译注

[47] 这里的扼要重述并没有遵循最初的划分，因为非缝合的完整的包裹着的东西出现在遮盖物之后，而遮盖物则按顺序是与遮蔽物相区分的。——英译注

[48] 之所以是梳理技艺的一半，是因为梳理同时通常也使得纬线合在一起，其意在于使经线与纬线分开；请比较《克拉底鲁》38 8A-B。——英译注

[49] 《斐德罗》中，苏格拉底自称是一位分与合的伟大的爱好者，分与合的工作使苏格拉底得以言说和思想。分与合的工作，便是一与多的问题，拥有分与合的能力的人，就是辩证法家。参见《斐德罗》266B。——中译注

[50] 这个“有”似乎是暗指《智者篇》226C。在“毛纺技艺本身”与“(diacritics)的技艺”的破折号之间的句子表明，异邦人突然放弃了“既”以下的想法，而在他的下一个言说中以另一方式完成了他的思想。——英译注

[51] “存在模式与判断模式”用来译复数的*ousiai*（诸存在者）和*kriseis*。复数形式的*ousia*（除作为“财产”这一涵义之外）尽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非常普通，但在柏拉图这里，在其他地方仅仅出现了一次（《巴门尼德》149E）。——英译注

[52] 亚里士多德式的“中庸”（*meson*）的用法便是将其作为在过与不及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适宜（*appropriate*）或正当（*due*）。据

鲁宾·沃特菲尔德 (Robin Waterfield) 译注。——中译注

[53] 这里的“聪明人”或许指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但引文出处不详。可参见《费雷泊士篇》中有关知识的种类、度量与数学之作用的段落 (55D及其下)。据鲁宾·沃特菲尔德译注。——中译注

[54] 比较《斐德罗篇》250B-C。——英译注

[55] 在这一种类的产品中，陶器的作用不明显，可能它指的是孩子用的便桶，这样可以解释“不体面”。——英译注

[56] 英译本为ornament (order)。——中译注

[57] 试比较《法篇》918B。——英译注

[58] 英文subservient；又有“有谄媚的、低声下气的、屈从的、附属的、奉承的、有用的、工具性的”的意思。——中译注

[59] 指谈话的所在地：雅典。——中译注

[60] 国王执政官掌管秘仪与螺奈亚的狄俄尼索斯祭 (Lenaean Dionysia)；他同时还主持所有的火炬赛跑，“夸张点讲，他是一切祖传祭祀的指挥者”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7)。亚里士多德这里所指的，是官方古风遗存之一种标志，即国王执政官之妻与狄俄尼索斯的一种结婚仪式 (3)。试比较色诺芬《斯巴达政制》15.5。——英译注

[61] 英译本原文是genuine (legitimate)。——中译注

[62] 荷马在《伊利亚特》卷11行514中，用的词是“allôn” (不同的)，而不是“其他的” (heterôn)；柏拉图在《会饮篇》241B中的引用是正确的。——英译注

[63] 一种公布法令的三角板，其形状是一个三角塔，安在一根转轴上，可以旋转，它的三个侧面上书写着法令条文，供人阅览 (据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6月第一版)。——中译注

[64] Kurbeis是一种木制的柱子，梭伦的法律最初就是刻在这种柱子上的。选择该词以及“长形船只” (long ships, 在三层桨座战舰之前的一种老式战舰) 一词，是为显示倘若异邦人的建议被采纳后会导致的技术进步。——英译注

[65] 试对比《克拉底鲁》401B；《斐德罗》269E；《巴门尼德》135D；《理想国》488E；《情人篇》132B。——英译注

[66] 试对比修昔底德，卷一，84.3；卷三，37.3-4。——英译注

[67] 第二次航行就是以桨而不是以风来航行；这是一句谚语，用于那些第一次选择受阻的人。试对比《斐多篇》99C；《斐莱布》19C。——英译注

[68] 第尔斯 (Diès) 是这样来读的：“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政体名称，原来只有五个”，认为是将五 (epsilon) 这个字误认为“一” (hen)。——英译注

[69] 还可译作：“通往幸福的惟一正当的政体。”——英译注

[70] 鲁宾·沃特菲尔德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对政体（systems of government）的讨论，名义上是有助于区分真正的内行统治者与其竞争者，而对柏拉图而言，却展开了关于政体自身的富于意义与重要的方面。——中译注

[71] “同样坚硬的”或许指金刚石，试比较《蒂迈欧》59B。——英译注

[72] “修辞术”在这里用的是 *rhêtoreia*（与柏拉图在其他地方的用法不同），而不是预想中的 *rhêtorikê*；两者之间有何差异不清楚，要么是异邦人想要暗示这种“修辞术”并非一种技艺。还有一对更常见的与此相类似的同义词，即：*manteia*和*mantikê*（“预言”）；试比较《会饮篇》202E。——英译注

[73] 编辑者通常将这一最后的言说归于（老）苏格拉底，但是，参考在275A异邦人的评论与小苏格拉底的回答，可以看到，这种看法并没有其必然性（参照277A）。——英译注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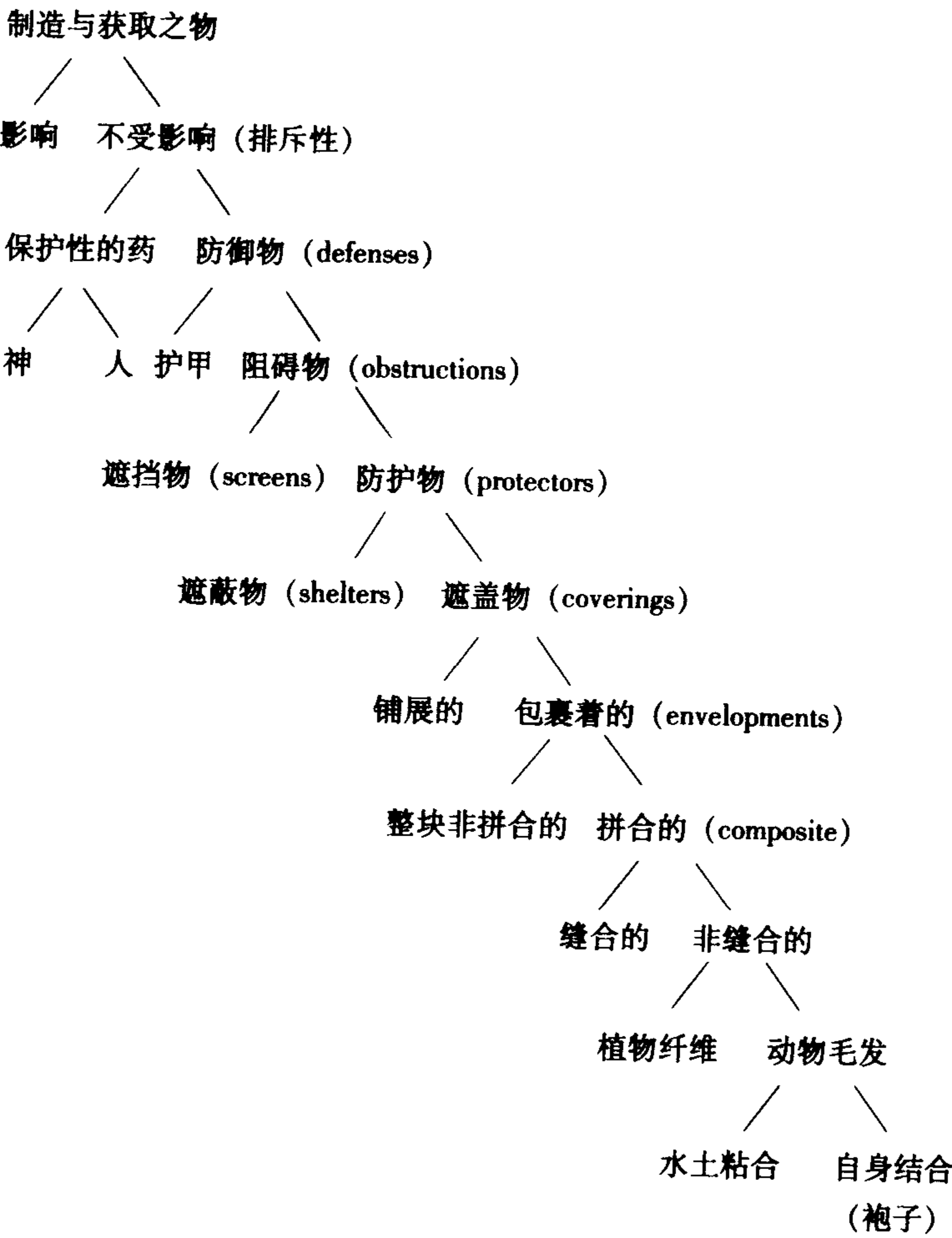
附图一：

以二分法寻求政治家之定义(258B-267C)



附图二：

编织范例(279A-280A)



译名对照表

A

acquaintance 结识
affect, *pathos* 影响
all 万物
aristocracy 贵族政体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t 技艺
artlessly 非技艺地
artificial 人造的
Athena 雅典娜
Atreus 阿特柔斯

B

beautiful 美的，漂亮的
being, *ousia*, 存在
body 肉体，质料，身体

C

calculation 算术
carder 梳毛工

care 照料
caretaker (*caretaking*) 照管者（照管）
cause itself 本因
chorus 歌舞队
circle 旋转
cloak 袍子
cocause 助因
coefficient 协作者
cognition, *gnôsis* 认知
combing 梳理
composite 拼合的
congener 同类者
corporeal 物质的
cosmos 宇宙
courage 勇敢
covering 遮盖物
craftsman, *demiurge* 造物主
Cronus 克洛诺斯

D

defect 不及

Demeter 得墨忒耳

democracy 民主政体

desire 欲望

dialectics 辩证

Dionysus 狄俄尼索斯

domesticate 驯养

envelopment 包裹物

defense 防御物

discriminate, *critical* 分辨 (的)

E

excess 过

exemple 例子

F

feeder 饲养者

fitting 适宜

forcible 强制

G

generalship 将兵术

genus, genera, *genos* 类

geometrical 几何的

gods, *daimôn* 守护神

good 好, 善

grand 庄严

grave 庄重

graze 放牧

groom 饲养

H

handicraft 手工艺

handcrafted work 手工艺品

harmonious 和谐的

harsh 无情的

heaven 天

Hephaestus 赫菲斯托斯

herd-caring 牧群—照料

herd-grooming 牧群—饲养

herd-nurture 牧群—养育

herd-tending 牧群—照管

herdsman 牧者, 牧羊人

译名对照表

household-manager 家政之管理者

Lydians 吕底亚人

hunting 猎取

I

immortality 不朽

injunction, injunctive, *epitactic* 指导
(的)

intelligence, *phronêsis* 智慧

intensity 强烈

J

just 正义的

K

kind 类型

king 国王

kingship 君主政体

knower 有知识者

L

legislator 立法者

logistics 数术

look , *idea, ideai* 相

M

magnificent 高贵的

manliness, *αυδραεια*, 男子气概

mean 中道

measurement 度量

merchant 行商

middle 中间、中庸

mild 和缓

mind 心智

moderation 节制

monarchy 一人统治

multitudes 杂多，大多数人

music 诗乐

N

nature 自然，本性

nourishment 养料

nurse 看护，看护者

nurslings 被精心培育之物

nurture 养育

O

obstruction 阻碍物

oligarchy 寡头政体

opinion, doxa 意见, 信念

Opportune 时机

orderly 洁净

P

paradigm 范例

Phrygians 弗里吉亚人

plait 编绕

possession 所有物

practical 实践的

precise 精确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proportionate 尺度

protector 防护物

purge 净化

Q

quickness 敏捷

quiet 静穆

R

regime 政体

repellent 排拒性的

retailer 坐商

robe 长袍

S

satyr 萨提尔

science epistémê 知识

royal science 王者之知

scientific regime 知识政体

screen 遮挡物

sedition 内讧

seditionary 内讧分子

shelter 遮蔽物

shepherd 牧羊人、牧者

slavemaster 奴隶主

slow 缓慢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ft 柔和

solid 刚强

Solon 梭伦

sophist 智者

译名对照表

soul 灵魂
species , *eidos* 种
speech, *logos*, 言说
speed 快速
statesman 政治家
supervisory 监管
support 载器
swift 迅捷的

T

take care of 关照
tame 驯养的, 驯服
tend 照管
Theodorus 泰奥多洛
Theaetetus 泰阿泰德
Thessalian 帖撒利
Thyestes 堤厄斯忒斯

twist 缠绕
tyranny 僭主政体
tyrant 僭主

V

vessel 容器
virtue 德行
voluntary 自愿

W

warp 经线
woof 纬线
woolworking 毛纺

X

Xenophon 色诺芬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政治家

作者=（古希腊）柏拉图著 洪涛译

页数= 1 2 5

S S 号= 1 1 5 9 0 0 2 2

出版日期= 2 0 0 6 年 0 5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